

初中學生文庫

外國十大名城遊記

編者 黃九如



中華書局編印

外國十大名城遊記

目錄

	頁數
小引	一
首途	二
東京	四
舊金山	一五
芝加哥	二五
紐約	三二
倫敦	四一
巴黎	五一
羅馬	六二
維也納	六七

藏典化學數位大數
科技圖書
北圖
臺家
立國
由國

柏林

.....七三

莫斯科

.....八〇

歸國

.....八八

外國十大名城遊記

小引

伍羣的祖母今年六十歲了，體質顯見得非常瘦弱，臉上儘是或粗或細的縐紋，平日除了咳嗽以外，老是靜寂無聲。她支持一個寬敞冷落的舊家，儼如霜天支持寒鴉的枯樹。據說她少年的時候，身體很是結實，祇因庚子之亂那年，洋人殺了她的丈夫和其餘許多家人，從此便失了健康。去春一二八的滬戰，又丟了她唯一的兒子和媳婦，在噩耗傳來的數星期之間，她沒有下床來走一步。每當她的愛孫措了書包從學校回來，她常常低低地問他外國到底怎麼個樣？可是年少的伍羣，他怎能給她滿意的回答？今年伍羣已在初中畢業，恰巧他同族中的八叔，又要作一度外遊，伍羣的祖母便把孫兒託他帶了同去。伍羣隨他八叔遊過世界十大名城，便把所見所聞，寫了這一部遊記。這位小朋友在他短短的旅行中，所得的知識，是不是沒有辜負他老祖母的希望，這要看讀者的判斷了。

首途

當我出門的那晚，和可愛的祖母遠別，心裏說不出的混亂。想着她老人家在家的忍受孤寂，忍受勤儉，全是爲了對我一人的期待，不覺如坐針氈。八叔時時逗我談論此去的行程，由日本到美國，到歐洲，再由西伯利亞回國，才漸漸將我的心緒，引到前途方面。夜半十二時到上海北站，正是我父母遭難的地方，不知那飲痛的幽魂，飄忽在那一個巷尾？眼裏充滿了熱淚，華燈的街市，朦朧一無所見。

第二早八叔將我從夢中叫醒，匆匆到江邊上了輪船，因爲時間太遲，上船後照顧行李和艙位，船便已經開了；祖國重心的上海，竟不曾先看個明白。

在船上八叔把日本地圖翻給我看，以前在學校我也看過多次，然而看牠正像看仇人的相片，越看越使人定睛。牠那一線弓形的列島，由東北的千島羣島，經過北海道，本州，四國，九州，以至於西南的琉球，臺灣，面積毫不稀奇，不及我國四川一省大；然而稀奇的便是海岸線彎彎曲曲，據說在世界各國算第一長，這大約是牠能在太平洋稱霸一方的基

礎了。本州是各島中最大的一個，東京即在本州的中部，像該島的肚臍。

船入瀨戶內海，平穩如行江上。左面是本州，右面是四國；兩岸佳木葱籠，中間水色碧綠，明媚如畫。如此風光，難怪日人長於美術技巧，而由其蒼翠欲滴的山景，也可知其雨澤豐沛，氣候溫和了。

出了瀨戶內海最東端的紀伊水道，不多幾時便看見了富士山的尊容，巍然獨立海濱。一個很完整的圓形，頂上戴着皚皚的雪冠，山腰白雲往還，這便是日人最崇拜的「太岳」。這太岳的御影，直到將近橫濱時，才隱隱地消失。

到橫濱我第一步踏上了日人的土地，心想我若是追趕日帝國的暴兵而到了此地呀，我的腳步該是怎樣的豪邁；而現在卻靜悄悄地像一件上岸的貨物！

在由橫濱往東京的火車中，八叔用很惋惜的口吻向我說道：『橫濱實在該看一看，牠現在是日本第一個商港，每年輸出生絲，綢緞，銅器，價值在輸入貨物的兩倍以上。一九二三年地震時，建築物差不多全部燬壞，現在很想看牠復興到了甚麼程度。』後來說定東京遊畢之後，再到這兒打住幾天。

東京

現在我們是在日本的首都了，擠在人叢中間，看着他們客人和接客的人一鞠躬再鞠躬，以至於七八鞠躬。那些着和服的女人，兩隻長袖隨着身子一上一下，在地面一掃一掃；她們的背上本來就有一個包袱，這一彎腰，顯見得她們的姿態像一座拱橋。我們爲避免擁擠，讓一批人先出去，於是在東京驛站頭立了一回。車站是一座極堅固的建築，滾滾的人波，從這兒流出去；在這左邊，有同樣一個建築，同樣的許多人波，向那兒流進去，知道那兒是乘車的入口，而這兒是出口了。入口出口的中間，又有一座美麗的建築，像是車站的正門，那卻闕無人聲；我問八叔，才知是皇室乘車的處所。兩廂萬千人擠得水洩不通，而那空閒的中央，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
八叔叫了一架汽車，我們便到了神田區的中國青年會。裏面走出不少的老留學生，和八叔打招呼；其中一位李超君，很小就住在日本，年紀不過十七八歲，和我一見如故。他拉我到他的房裏去玩，我才第一次見到當做地板用的席子；那並不是我們床上鋪的那

種薄草席，而是草席和稿薦合璧的一種東西，李超推開了糊紙的格子門，讓我先走進房去；我一看裏面沒有椅子，料想是該席地而坐，便盤好腳坐了，像平時草地打坐一樣。那曉得李超靠住了門只是笑，笑得很有味兒，我一點也摸不着頭腦。後來他指着我的腳，吃吃地說道：『你，你腳上的鞋子……』我低頭一看，鞋底穿了一個洞，不覺連耳根漲了通紅。他卻收住了笑聲，很快地跪在我的對面，身子筆正筆正；我這回是羞而又駭了，眼睛總怕碰着他的眼光。他拍拍我的腿道：『你看我！日本人是這樣坐的，像你這樣，會給人笑痛肚子。你若是在到日本人家裏，進大門就得把鞋子脫下；這兒青年會有些西洋風，所以走廊上還可以穿了鞋走。』我急急地來解我的鞋帶，想學他一樣的跪坐，但他卻向我搖手，『不要脫鞋了，我們出去玩去。』

我們走到了九段坂（坂同坡）上，這兒地位很高，東京的全景，一半收入眼底，一半消失在眼界以外。方頂的西式建築，人字頂的東洋式建築，參差櫛比，間以縱橫的街路。我東張西望，只覺得東西都一個樣，都只有商店住宅，車聲人影。忽然腦裏來了一個疑問：這熱鬧的場所，可真是高唱着經濟困迫的日本，遭過大地震的東京？

李超從袋裏拿出一張東京市的地圖，對正了東西南北，然後詳細地向我解說：『你看！這是地震以後改造了的大東京，將以前市外一帶的地方，都劃入了市內。現在全市總共是三十五區，比以前多了二十區；人口也多了一倍以上，現有四百九十幾萬人。世界上除却紐約以外，要算這兒是人口最多的都市了。全市以麴町區爲中心，這是皇城的所在；裏面包藏着皇宮，國會議事堂，各國使館，東京驛，丸之內，以及這九段坂上的靖國神社等重要的地方。麴町區的東面，是京橋區，日本橋區，神田區，淺草區，這一帶一面靠近東京灣，一面又靠近隅田川，所以商業特別繁盛。三越吳服店，白木吳服店，日本銀行，三井銀行，正金銀行，銀座街都在那一帶地方。再東面是深川區，本所區，荒川區等地，爲近數百年來隅田川的泥沙沖積而成，地勢卑濕，現在是工業地帶，也是貧民的區域。麴町區的西面，是小石川區，牛込區，四谷區，赤坂區，這一帶是小丘陵性的高地，多半是官吏，富豪，學者等市民的住宅，大概都有庭園花卉，很有清雅的風味。北面是本鄉區，爲帝國大學，高等學校，專門學校的集中地，可以說是文化區。至於新開的各區，也都漸漸發達，和原有的市內區相差無幾了。』他一面將地圖收入袋裏，一面又用感慨的語氣說道：『你的眼福不壞，若是十

年前來遊，將看到些甚麼呢？」

十年前大地震的情景，正是我急於想問的，既經他這一提起，便再也耐不住了；我說道：『李老哥！大正十二年（一九二二）東京大地震時，你可是住在這裏？那到底是怎麼個樣？』他沉思了一下，臉色變得很蒼白，然後緩緩地答道：『唉！那回事想來就叫人可怕。那天，正是吃午飯的時候，忽然房子亂動了，父親一把抱了我往外跑；跑到甚麼地方，我全記不得，就只記得後來到處是火焰。東跑西跑地過了兩天，我沒有哭也沒有要過東西吃。一次我想起不見了母親，本來要哭出來了，但是父親連忙向我搖手，他說：「哭不得！哭了日本人會拿鐵鎚來砍的。」當時我年小不能知道日本人要拿鐵鎚來砍的原因，但也知道怕那砍的事實，所以就不響了。母親就那樣永不會再見，是遭了火焰還是遭了鐵鎚，只有她自己知道。我們那個小店，也化了一堆煙灰，聽說裏面有好幾架死骸，焦頭爛額，沒有誰辨得出誰是誰來。隔了幾日，大隊的軍隊當了清道夫，把大街小巷橫七豎八的屍體，一批一批地掃了乾淨，讓到處只賸瓦礫的廢土，東京就這樣死了一度。』他靜悠悠地斂住了話聲，端正地立着，像一個有所感觸的大人；我只有默默地等他，等到他愛接下去說

的時候。

「過後我父親常跟我說：『日本人的心是水變成的，中國人的心是土變成的。水固然會淹死人，但牠是活的；土雖不會做害人的壞事，但牠是死的，他只配給人踏踐。大地震的時候，雖然是危難頂在頭上，但日本的軍閥政府，仍然沒有停止他們惡狠狠的心，流向毒辣方面。他們捕殺了大批的社會主義的信徒，給他們一個乘機起事的罪名；他們爲防止流離失所的羣衆騷動，給他們一種無害於日本人的玩意，就是說教他們去仇殺朝鮮人，臺灣人，以至於中國人，所以弄得到處鐵鏟鐵棍飛舞。如今活的日本人，拚死地，很快地復活了他們的東京，在那燒死人數最多的被服廠的空坪之中，造了一個極大的慰靈堂。至於被虐殺了的中國人，他們早已和朝鮮人臺灣人一樣，登入了亡國奴的鬼籍，還有誰來給他們紀念？』我父親說這些話的時候，老是血管漲得很大，拳頭握得緊緊的。」

他沒有再說下去，我也就聽不下去了。兩人垂頭悄立了一會，權當我們向那些無告的同胞的幽魂，表示了一番敬禮。

他領我走入坂上的靖國神社，這是神社中最著名的一個，裏面崇祀明治維新以來

死於國事的人士。主要的是中日、日俄、臺灣、青島等戰事，新近又加上滿洲事變、上海事件等。新鬼的名籍，總共約爲十三萬。這些日本人所視爲忠臣義士的陰魂，便是我們所切齒痛恨的厲鬼。同時來遊的有許多日本人，他們還沒有走進大門，便已經脫了帽子。五六歲以上的小孩，也都知道這儀節，在神壇前行禮必恭必敬，全沒有一點嬉戲的不嚴肅的氣分。這很可看出日人對於爲國盡力的人是怎樣尊敬，同時對於小孩的訓練，是怎樣溫文而有禮了。

靖國神社的後面，有一座遊就館，是很嶄新的東洋風建築，我們走到的時候，已經關了門，不能進去。李超說裏面盡是武器，古今的武器，陳設很齊備；而最出色的便是戰利品，從俄國搶來的，從中國搶來的，長槍大砲，各色各樣。以前還有中國的長髮辮子，紅小腳鞋，地震的時候，幸虧燒了。我向那大門釘了幾眼，才跟李超轉回來。路國恥紀念物高高地安放在這九段坂上，心中的憤恨，如何才得平下？

回來時我們走過東京堂、三省堂，好幾家書店，裏面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小的，擠滿了都是人。我要求李超停住瞧了一會，祇見他們并不一定都付出錢來買，祇是翻着看，翻着看。李

超說日本人常常是如此，尤其青年學生，散學回家的途中，慣愛到書店裏翻閱一回；他們的讀書慾確是可敬，每一本書可以賣到幾十版。我恨我不識日文，不然也可隨便從新書裏揀回一點知識。最可愛的是一些八九歲的小孩，他們圍着看一本圖畫，十分專心；看完之後，好好地放在原處，再拿第二本看。他們每人背上都有一個書包，因為小學放假遲些，這時還在上學。一會兒他們離開了書店，一同跳上了一架電車。我問李超，為甚麼他們沒一個大人陪着。他說東京市總共有四百九十幾個小學，二百多個幼稚園，上學的小孩管多少，那有這些些閒着的大人來陪送。他們從小就會自己照顧，社會一般人以及街上的警察，對小孩也特別愛護，所以很少迷失的孩子。

晚飯後李超帶我到日本人的洗澡堂去，他一共只付一角錢，這便宜的代價使我驚異。澡堂內部，共分前後兩間，前一間更衣室，後一間浴室。男女澡堂常是在一個地方，中間用一道牆隔開。浴室裏有大的熱水池，人都浸在裏面，如同游泳一樣。李超說日本人最愛清潔，差不多每天洗浴一次；尤其是勞動者，每晚浴後安穩地入睡，第二早就有很充滿的精力。浴堂既是市民不可一日缺少的東西，所以價格便特別便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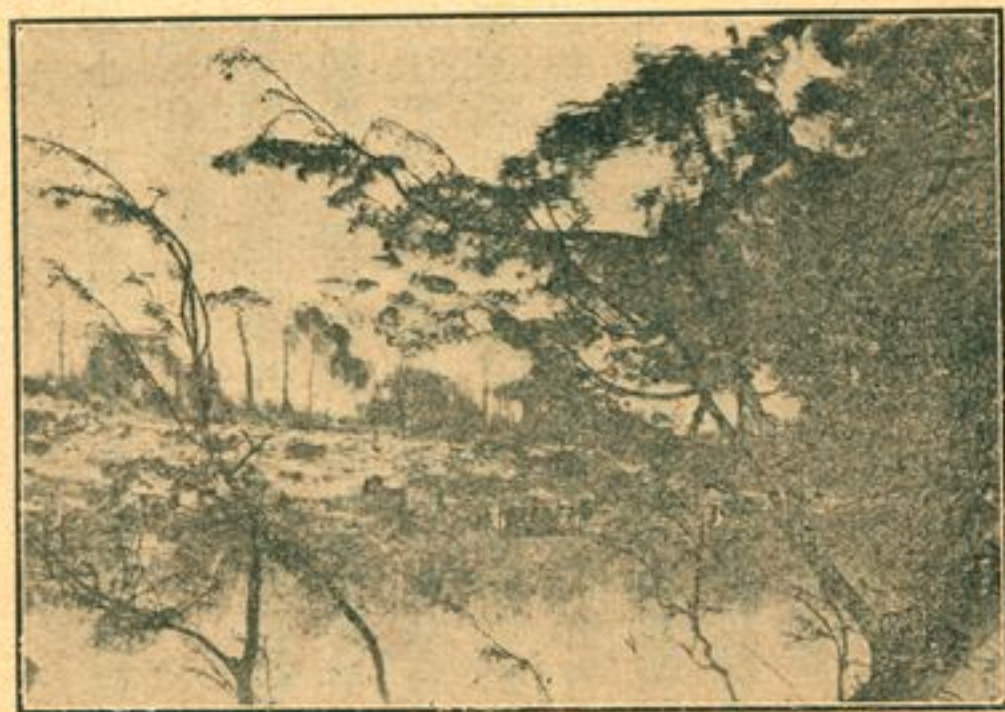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從澡堂出來，都穿了大袖子的和服——李超豫備好的——晚風從袖口裏領口裏吹入，非常清快舒適。我想我若常穿這種簡易而毫無拘束的衣服，也許會和日本的紳士一樣，養成一種龐然自大的神氣。我們因都還沒有睡意，便信步走入了「夜市。」「夜市」的場面真個熱鬧！路的兩邊擺滿了貨攤，中間的人頭擠成一串，光景很像城隍廟裏做戲。夜市上的東西特別便宜，都是日用所需，最多的是舊貨和玩具，所以無論大小的兒童男女的貧民，都來賜顧。有時一件很好的雨衣，標明只賣一塊多錢，或是一條很整齊的西裝長褲，只賣一塊錢；其餘舊的菜刀火鉗杯盤碟碗之類，總只有一兩角錢。我問李超，東京既是這麼繁華，這麼工商業發達，那麼新的東西已發賣了，怎麼還來這許多舊貨？他答道：「東京惟其是如此發達，所以賣舊貨的買舊貨的便特別多了，近年世界經濟恐慌的潮流，打到了這裏，這廣大的都市，多少人爲了失業，爲了窮困，而脫下他身上的衣服，賣掉他家裏的器具。同時也有多少人爲了窮困，日用所需的東西，只能到舊貨攤上來買。」我恍然大悟了，藏在這大都市裏面的窮人，一定和壓在那些高大的洋房底下的磚石一樣，特別的多。

我在一個玩具的攤上，買了幾個小木人，他們都穿的像中國古代的官僚。據李超說來，日本明治維新以前，貴人還通是那樣打扮。這種小人，若在三月三日的前幾天，生意非常的好，因為那天是「偶人節」，（即女孩節）有女孩的人家，都把偶人陳設起來；富貴人家，常常有漆做的偶人或銀做的偶人。這一天女孩們穿紅着綠，簡直同花朵一樣。我問他這天男孩子穿不穿好衣裳，他說男孩子另外有一個「菖蒲節」，是在五月五日，那本是日本敬奉「武聖」的節期。到這天凡是有男孩的人家，門口都用竹竿高掛一條紙做的鯉魚；若是男孩是這年新生的，鯉魚更做得長大。他們相信鯉魚有抵抗急流，跳過瀑布的力量，以為勇敢的象徵。我想起了在船上曾看見日本鄉下人家，掛着這東西，現在才知道牠的用處。結末李超又說：「日本是所謂小孩的天國，他們珍重幼芽，家境無論是貧寒，盡所有的力量都化在小孩身上。聽說美國是女人的天國，黃金與美人，當然有不解的姻緣。而我中國是老人的天國，少年人全沒有獨立自主的地位，所以中國是老朽不振，不能進取的了。」聽了李超的話，心裏大有感慨。

八叔見我和李超這樣合胃，爽性把伴我遊覽的事託給他。我和李超便東跑西蕩，儘

量把東京踏遍。

我們遊過了四大公園。上野公園面積最大，裏面有很大的博物館，金石書畫，多數是取之於我國；其中埃及的「木乃伊」（古屍）最易引人的注意。其次是芝公園，裏面有有名的增上寺，老樹蒼鬱，池閣幽靜，自然之美，爲全市冠。但地位比較偏僻，遊人較少。又次是日比谷公園，構造大都取法西洋，裏面有花壇，音樂堂，運動場，圖書館等。淺草公園最小，但因在鬧市的中心，遊人的雜沓，無可名狀。裏面影戲館和劇場，數目將近三十；此外各種的娛樂場所，菜館妓院，不知多少。牠最和下層社會接近，在高等的日人眼



日比谷公園

中，這是庸俗不堪的地方了。

全市除了這四大公園之外，還有大大小小三十餘個的公園和遊散地，市民要調養身心，那是非常方便。尤其是活潑的兒童，到處都有得遊戲。

無論是公園或名勝古剎，總有許多的櫻花樹。櫻花是日本的國花，牠沒有香味，但有極淺的紅色，看去很是慘淡。而且牠開花的時候，是在三四月多風雨的期間；常常早上剛剛滿樹盛開，而到晚上便落紅遍地，徒賸空枝。大約就是這無常的哀豔的風致，最合了日人的口胃。日人土地既多地震，紙和木的房屋又易起火災。像東京一樣，自設府以來，將全市化歸烏有的大火災，不下十次；像大正十二年那樣劇烈的地震，也有過三次。日人自稱東京爲「不死之鳥」，這無畏的精神，確發他們誇耀。他們的服飾器具，都只求簡便而不求永久。日日生活於無常的環境之中，所以對無常的情景最富同情，最感興趣；對陡變突兀的事件，最不恐怖，最肯追求，所以鬪風雨而開，甘作玉碎的櫻花，最爲他們所愛，而被尊爲「大和魂」了。

惟其日人常有個「無常」的觀感，所以也易流於放浪。近來受經濟恐慌的壓迫，都

市住民，滿懷的不安和焦燥，率性走入「今朝有酒今朝醉」的一方。試看東京娛樂機關數目的驚人，便是一證。全市現除劇場、影戲院等之外，臺球場有一千七百五十幾家，麻將館（打麻雀牌的地方）一千三百二十多家，跳舞練習所兩百多家，咖啡店，酒吧，一萬四千四百多家。至於飢寒交迫的人，則更有他的歧路；全市每年犯竊盜罪的，平均在十萬件以上。日資本帝國內部是這般混亂和不安，誰說牠是長壽之兆呢？

我們走着走着，談着論着，不覺時日已過。八叔催我跳上了東京驛的火車，我不忍和李超兄別離，張着淚眼老望着他站立的月臺那邊，直望到東京的煙樹低迷。

舊金山

匆匆地離開日本，爲的要趕往新大陸的舊金山（即聖佛蘭西斯哥，簡稱三藩市，又稱桑港）可是太平洋是這般寬而又寬，不能給你一腳踏了過來。船一天天在蒼海中飄流，令人對平穩的陸地起了懷思。忽然海上見了仙山，層巒聳翠，綠蔭繽紛，這就是檀香山，所謂「太平洋的天台」。可惜因八叔微有不適，不能登岸一覽，僅在甲板上看乞食的土

人，巧妙地潛入水底拾錢而已。

又繼續了幾日，惟海與天的航行，才發現了我們的目的地。一帶青山隱約，船駛入了舊金山的灣口——金門，緩緩地在闊大的灣內游動；等到牠靠近了埠頭，我們便做了大陸的客人。

舊金山是建在一個奇妙的半島上，三層疊上，像座寶塔，我們乘汽車沿途而上，祇見街道非常寬廣，電車路縱橫棋布，其繁密遠非東京可比；有的地方，有四條軌道平行。大約便是電車太多的緣故，來往的汽車，反而覺得少了。

我們打住在山頂上一家旅館，八叔因感覺有些疲乏，入房後便說要睡。我當時想這間精緻小巧的房間，若要搬兩架鐵床進來，不知怎樣擺法。不料我一轉身時，八叔已經好端端睡在床上。這才奇怪了，那兒來的這麼快呢？八叔有意和我鬧着玩，等我正在翻着被褥看時，他身子一聳，那壁廂又掉下一鋪床來。後來他才告訴我，這地方因為三面是海，地皮有限，大家都得緊緊湊湊地用；所以旅館便發明了這經濟的辦法，把床嵌在壁上，只要和按電鈴一樣，在機關上輕碰一下，便有很整齊的臥具了。

我讓八叔獨自靜睡，一個人走到陽臺上去看。這地方是多麼的美麗呀！左邊一片汪洋的碧海，右邊也是那澄藍的海灣，灣裏密擠擠的船隻，那直立的煙囪，像綠野叢生的白楊。從海濱到山上，到處都有美好的園林，遠遠望下去，只見雜花生樹，房屋隱約其間。這時我非常想念李超，想着他在東京指點我多麼周到。忽然兩個少年迎面跑來，他們在追一隻小貓，嘴裏用中國話亂嚷。我當時多麼的高興呀！連忙把花盆底下的小貓捉住送給他們，而且說道：『朋友！你們這貓怪好看的。』他們立刻伸出了手來，握住我的手說道：『朋友！你也是中國人嗎？』他們說出了名字，大的叫唐仁，小的叫唐勇，是弟兄兩個。他們是來看他們的祖父，他們的祖父新近有些失眠，在家怕客多，所以住到旅館來，房間正在我們的隔壁，這兒的旅館是非常清靜。

我見了他們的祖父，他是一個鬚眉皓白和善可親的老人，他知道我是初到此地，便告訴我許多的事。他說道：『小朋友！你第一次來應該知道一件重要的事：就是你在這地方其實可以稱半主人，現在完全算做客人，真是冤屈了的。這地方在八十年前，一望荒蕪，何嘗像個樣子？後來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正月，忽然一個木廠的工人詹姆士，在附近泥

土中掘出一塊黃金。這消息登時傳了開來，於是遠近的工人，兵士，船上的水手，官廳的小吏，都潮水似的奔到。也有的遠從歐洲跋涉而來，他們因等不及海船繞過南美全洲的時日，（那時巴拿馬運河尙未開）寧可爬上巴拿馬暑熱多病的山腰。就這樣懷着黃金夢的白人，四方八面地聚集；他們的熱望如癡如狂，然而能得滿足的卻是無幾無幾。因為附近的山中，金苗多半是藏在石頭裏面，至於成條成塊露出於外面的，究竟是少數。不久這些吃不起苦惱的白人，有的疾病而亡，有的轉回家鄉。以後循循不息地從山洞中一絲絲挖出黃金來的，乃是我們華人。再後敷設這全市的馬路，開闢灣裏的船塢，建築這些房屋，那一塊磚一塊石，沒有我華人的血汗？後來黃金挖盡了，我華人又來開田闢地。原來這一帶是屬於加尼佛尼亞州，這州是所謂「得天獨厚」，東面有納華達山脈遮住了大陸的空氣，西面是當太平洋濕潤的海風，而且黑潮（太平洋的暖流，由赤道附近起，經過臺灣，日本流來的）直流過這兒的海濱，所以氣候終年溫和如春，雨量均勻合度。加以流入這舊金山灣裏的薩克拉門託和聖和阿琴兩河，在途中合作成了一條很長而很肥美的平原，最宜於果樹的栽培；現在到處都是蘋果，桃子，梅子，橘子，整個加尼佛尼亞州，成了世界

最大的菓園。這一州不因沒有了金子，減少牠的富力；反而因豐富的農產物，日更繁盛，那些肥胖驕慢的美國人，便在坐享其成。」

我見他老人家休息了一會，精力已從煙嘴裏輸入，便接着問道：『那麼，我們華人呢，他們生活怎麼樣？』他拋去了手裏的煙斗，便又說道：『華人！美國人看待華人還不如看待盡過職務的貓狗，他只當你是破舊的草鞋！一千八百八十年（光緒六年）和我國訂了條約，禁止華工登岸。那時留在這兒的華僑，也還有二十萬上下。後來他們引了日本的工人進來，對華人處處苛刻，於是人數大減。到民國十二年，美國又頒布新移民律，對於有色人種（黃種黑種之類）嚴格取締，這回日本也就在內。但華人特別吃虧，因為規定了不許和白人結婚，而華人在此地的，一千人中只有二十個女人。所以現在留在加州的總共不過三萬，住在舊金山的不過六七千人，而且多半是無家室。大約再過三四十年，加州會完全沒有華人的足跡。』聽他老人家說完，我不覺想大聲喊出來：『華人！華人！你是怎樣一個受壓迫的命運呀！』

八叔和唐仁的祖父也已經認識，而且談得很投機，他們長談的時候，就叫我跟了唐

仁兄弟去玩。

唐勇是個非常熱情的少年，他比我小一歲，叫我羣哥，這一來我也便得叫他哥哥爲仁哥了。他急急地要我到他家裏去玩，但仁哥卻說道：『你別忙呀！羣哥初來，你得讓他先看看這舊金山的形勢。』

我們立了一個很便於遠望的土坡，我正在看那出出進進和織布的梭一樣的船隻，唐仁卻已經拿了一條樹枝，在土上畫了一個美國的簡圖。他叫我蹲下來，說道：『你看這個美國圖！東面最大的城紐約，西面最大的城舊金山，這兩個城像兩個水桶，中間一條鐵路像一根扁担；扁担的中央一個大城叫芝加哥，那便是肩膀。這一肩挑着這一付重擔，——一桶是大西洋流來的黃金，一桶是太平洋流來的黃金，拿來灌輸全美國的五臟六肺。』唐勇搶了他哥哥的樹枝，再在美國的圖上加了幾筆，他說道：『這是美國的腳，一隻從墨西哥伸出，一隻從西印度羣島伸出，腳尖踏過南美洲更到南冰洲。這是美國的手，一隻抓住亞洲，一隻抓住歐洲。這是美國的頭，一點一點向坎拿大伸出。等到英國管不了坎拿大時，那美國便會從那兒伸出龐大的頭來。那時這個巨人，這個太上的資本帝國主義者，

更要神氣了。』我們覺得他所說的雖很滑稽而卻大有道理，都鼓掌大笑。

唐仁拉了我和他弟弟起來，指着太平洋這邊說道：『你看這許多的船，出口的滿載着煤油、水果、紙煙、牛乳、沙丁魚、紅木、影片、汽車，這些東西大都是這附近的出產，一直載到中國、日本、澳洲等地方；然後再從那些地方，載回生絲、茶葉等物，但多數是日本的出產。就是這些船在水上浮來浮去，而美國便撈上多量的黃金來，所以這舊金山城，不怕一千九百零六年那樣翻山倒海的大地震，不到幾時，仍舊回復了牠的榮華。』

我急忙插口道：『這地方也有過地震嗎？我只知道東京地震。』他點點頭回答說：『這地方的地震和東京不相上下，我雖沒有親眼見到，但聽我祖父說來，全城只剩一片瓦礫。因為這兒和東京都是在太平洋兩岸高山脈的邊緣，一面是高山，一面是深海，壓力不均，常常要起地震。但因這裏的形勢太好，是太平洋東岸第一良港，那邊的灣是那麼大而深，裏面容得無數的船；那個金門口就像兩座「門神」，甚麼風浪都叫牠「止步」。所以這三十年光景，又聚攏有六十多萬人了。現在造好了的新屋，都是很結實，耐震耐火；同時街道更劃得整齊歸一，完全用碁盤的形勢，所有的公園和娛樂地，都安插得當，比以前

只有更爲完善。俗語說「火燒文明，」現在已可說「地震文明」了。」

唐勇立在旁邊，看他很不耐煩，一候他哥哥住了口，就嚷着要回家去；於是我們便走到他們的家，那正在所謂「唐人街」的中央。

走進「唐人街，」那完全是故國風味。有人字形的屋頂，有寶塔式的高樓，有宮燈似的路燈。有些人簡直穿的中國衣服，拖的廣東木屐，說的廣東土話。這異國的家鄉，怎樣的動人呀！

唐家是開水菓店，前面是鋪面，後面便是住宅。一到門口，就已被他們的一羣弟弟妹妹圍住，我數了一下，大大小小總共有六個；這個小人國，難怪他們老祖父靜養不得。他們的父母也都出來，健壯而很樸實，拿了許多的點心叫我吃。我們吃了些東西，就到晒臺上去眺望。這一帶唐人街上，最多的要算是洗衣店、理髮店之類。街道雖沒有別的美國人的大街那麼清潔，但也還過得去，沒有我在國內聽到關於唐人街形容詞那麼壞。自然我們國人不講求公共衛生，到外國去常給人輕視，很是可恨；但像這裏的華僑，多數都從窮苦出身，當然比不上呼奴使婢的白人，這裏實有些可原諒的。



唐人街

從唐家出來，我便問唐仁爲甚麼他們的普通話講得這樣好，因爲他們弟妹的話，我都不大懂得。他說他們兩個也是剛從中國來，因爲他們的祖父，要想他們知道一些母國的事，所以叫他們回國去讀書。這地方日本人雖然有辦得很好的學校，中國人是沒有的。第二天我們去遊金門公園，牠是這兒最大的公園，長五英里，寬二英里。園的西部，沿着太平洋，有一線絹樣的沙灘，唐仁說在春夏之交，來這兒洗海水浴的，非常的多。園裏栽着葱蘢的樹木，有幾株很大的古樹，牠的直徑可以排列十個人。加州本來就產大樹，而留在公園的更是出衆。海面上那些很大很大的木排，便是運往世界各地的。

園裏各色各樣的花卉，眼睛都看得花起來。唐勇說這兒的花四季紅黃白紫不斷，這當然就是氣候溫和的緣故。園的一角，有一個日本花園，見了那些櫻花樹，令人想起東京來。日本人在加州的聽說有七萬多，在舊金山的也有一萬多人，大約是中國人的一倍。雖然遭遇美國人的嫉妬，然而處處表現着相當的勢力，比起華僑，是所謂「後來居上。」

園裏又有音樂廳，博物院，動物園，遠近的遊人，有的來行樂，有的來療病，肩摩踵接。我接連來玩了兩次，簡直有「樂不思蜀」之慨。

照預定的行程，又到了別離舊金山的時候。走馬看花，未能將全城看得仔細，已屬遺憾；而良朋稍聚即散，此後撒手天涯，重逢何日？我和兩唐，竟夕相對歔歔。次早晨光曦微中，我三人在車站旁邊合留一影，才灑淚而別。

芝加哥

我們取道中央太平洋鐵道向芝加哥出發。關於芝加哥，我往常聽過牠的許多雅號：甚麼「世界的麵包籃」，甚麼「畜類的魔窟」，甚麼「大湖的女王」，而唐勇弟弟又稱牠爲美國的「肩膀」，意思即是東西兩岸的重心。我心裏正在猜想牠的形勢，八叔已取出一張地圖指給我看，並且給我一條厚的毛毯。才知道從加州平原向東，要經過高峻的落磯山，上面是非常寒冷的。

果然我們擁了兩天的棉被，冷得伸不出頭來；同車的人好些穿了皮大衣，坐看窗外高原吹雪的風景，而我們缺少了冬服的準備，便不能飽此眼福。過了這座高的橋梁，又渡到了和暖的平地，總共坐了四天的長途火車，才拜見了芝加哥的尊容。

僅僅來到火車總站，就發使你驚惶。那些密排排的軌道，很像一把紙扇的骨子，成弧形地展開。八叔說這是全美國鐵道的中心，總共有三十幾根路綫；我不知開車的怎樣能弄清楚來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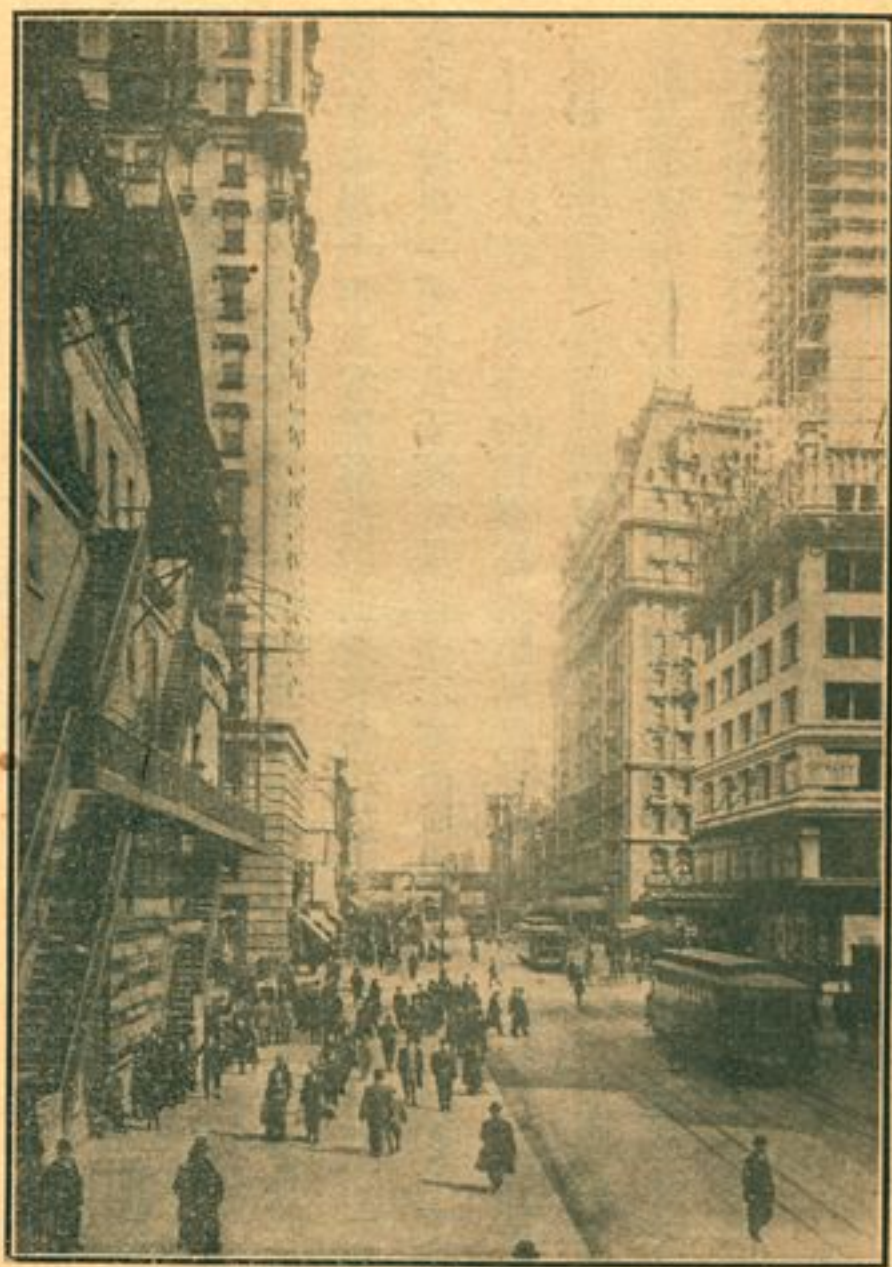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投宿在北郊的一家三十多層的旅館，坐了電梯直往上衝，領略了騰空的滋味。從窗口一望，密執安湖一片澄碧，湖上的船影如梭。八叔告我這兒是世界第一的湖港，除了大的航船以外，那些點點如蟻的小艇，便是游船。沿湖有許多瀟灑的庭園，綠蔭中隱露出崇樓高閣，八叔說那是富人的別墅，現在正是盛暑，各處的富豪，都到這兒來消夏。因為這兒不單是商業繁盛，為美國第二大城；同時風光清麗，有「花園之都」的榮譽。

有的地方一片黑煙，從春筍那麼繁密的煙囪的口裏，一口一口吐出，烏煙瘴氣；像要把全城捲在黑幕底下。有的地方連綴的高樓，摩天的巨壁，把人的視線冷冰冰地切斷。你若把眼光移往腳下，則見連珠似的汽車，沿着直街拖下去，不知有若干里長。地面的人是小的，地面的車也是小的，地面的一切都很渺小，只有自己和自已立的樓房是偉大。

八叔和我細細地講芝加哥城的過去，他說道：『在昔這一帶荒漠的草原，是紅種人

跳梁的地方。地勢低窪，泥濘沒脛，竟有好事的白人，在這兒插一塊標幟，上寫着：「此處無底，爲通中國的捷徑。」一千八百零四年，美政府才開始築一個城堡，作爲永久的殖民地，但那時不過居民數百的寒村。一千八百四十八年，從芝加哥開了一條運河和密西西比河的支流連絡，於是驟然繁盛。到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五個大城，住民有三百三十幾萬，可分作二十多個國籍，各有他本國語的報紙刊行。不過現在你看這些街道，橫的直的這麼筆直寬敞，決不像幾十年來零零落落增造的形勢。這是因爲一千八百七十一年，有過一次稀有的大火，燒去一萬七八千家的房屋，差不多全城成了一塊平地，於是才規劃爲適合於近代生活的大都市。如今的建築都是鋼筋鐵骨，便怎樣的火星，也不能燒成災害。這地方所以能如此繁盛，固然因爲牠是全美國水陸交通的中心，然也是因爲四周的物產豐富。第一牠是美國中部大平原的正中，各地的五穀牛羊，都往這兒運送，所以這兒製造的麪包，肉類，罐頭各種食品，要算世界第一。其次是牠離開不遠的北方，有很多的森林礦產；南方有很多的煤田鐵坑，可以助長牠的工業。所以現在牠的發達，還是如日方昇呢。」

第二天清早，大約還只有五點鐘，八叔就把我叫醒，同去遊林肯公園。這公園在此城



的北面，和南面的加克遜公園，稱爲雙璧。公園裏的樹林和草地，經過一夜的休養，受着潮溼的湖風的浸潤，已經回復了牠的青翠。各工廠還沒有開工，汽車馬車還在牠們的臥房，全市漂着一股朦朧的睡氣，令人昏暈的嘈雜聲音全然消失。我們在綠草地緩緩走來，忽然一個碩大的人影，截住了我們的去路；八叔拍拍我的肩膀叫我望上看，乃是一個大銅像。他穿的常禮服，右手摸着衣領，凝神地瞧着下面；他是那麼莊嚴，而又帶着愁思，使我的心上如像甚麼在攪，在壓。我問八叔這是甚麼人，祇聽他說出了林肯兩字。啊，林肯！勇敢豪邁，爲奮鬪而喪生的林肯！你瞧着這芝加哥城，瞧着這資本主義世界的縮影，沈默的胸中，藏着甚麼主張呢？

芝加哥最出色的還是「屠場」，每天在這兒屠殺的牛羊和豬，總有十五萬以上。八叔帶我走到場裏去看，祇見分成許多的街道，街道的兩邊，有許多的畜欄，每一個欄裏都有水槽和食料。每天許多的火車從各地載了牲畜進來，送入各畜欄裏；牠們在欄裏吃，喝，睡覺，等到一根鞭子把牠們從畜欄趕進宰殺房去時，牠們才發出幾聲驚覺的哀鳴。但當牠們的鳴聲還在空中震動，牠們的肢體已被分裂，新鮮的骨肉，裝入運往他處的火車去

了。科學化的手術，能於一分鐘殺牛八九頭，誰給此地命名「畜類的魔窟」真是恰當呢！這魔窟裏分解下來的鮮肉，供給全美國人的食料以外，還賸下許多分給那些罐頭工廠，所以這兒是世界罐頭食物的大本營。我們參觀罐頭工廠時，一股脂肪的香味，真叫人垂涎三尺。可是出了工廠以後，情形便完全兩樣。因為附近有製造肥料的工廠，所有屠場裏的牛糞馬渤，豬毛羊趾，都一併在那裏焙製。那種腥臭的氣味，要叫人嘔出黃膽水來。廠裏走出走進的工人，都是黃皮瘦臉，然而聽八叔說來，則此中仍可撈出許多黃金，給幾個資本家，養得「南面王」似的。

芝加哥有幾家中國菜館，中國菜在美國雖沒有像東京那樣流行，但也生意不壞。連日我自從火車直到此城，除和八叔說話以外，簡直沒一個對手，現在卻有能說中國話的茶房，我真高興極了。而且招呼我們這桌的正是一個十幾歲的少年，我見了他彷彿久別了的兄弟，有萬千的話要說似的。然而他是那麼的忙，我只好望着他黃黃的臉孔走來走去，心裏舒暢舒暢；因為幾日來所見的侍者，多半是沒有看慣的黑人。

八叔帶我參觀芝加哥大學，這天因為要趕火車往紐約，心裏只盼望汽車走得快。可

是我們的旅館是在北端，而芝加哥大學是在市的南端，這中間要通過多少的街路！有些街路寬到一百二十尺，最狹的也有七十多尺，然而路上是這般擁擠，汽車走來只得人力車那般快。尤其從芝加哥河到瑪的遜街的一帶，兩旁都是官衙、旅館、銀行、劇場、報館、商店，摩天的建築，連綿不絕，滿街儘是車聲、人聲。八叔說幸虧一千九百十一年，此地禁止了二百尺以上的建築，不然住的時散在九霄雲外，走的時都爭這一綫土街，更將不成話呢。

芝加哥大學現有將近一萬的學生，大的建築有四十幾座。這學校由於創辦人斯蒂芬多格羅士的努力經營，加以煤油大商洛克費拉的經濟補助，三十年之間，已成爲世界有數的學園。「有錢可使鬼推磨」，黃金國裏到處都有神差鬼使，甚麼都容易成功的。

由學校出來回到旅館，已經趕不到火車時間，率性多打住一晚。八叔問我要看高爾夫球還是看影戲，我因對高爾夫球全不懂得，便揀了後面一個。這兩樣東西美國都是占世界第一，街上到處有牠的場面。當我看到影戲以後，不覺有一種感想：我在國內所看到的美國片子，大概是美人、酒場、跳舞、結婚，總逃不出「繁華美滿」四字；可是在這兒所見的，却是貧困生活的一羣，裏面有的是失望、苦悶、受迫、吶喊，簡直像我看過的一本被禁止

了的小說。我問八叔，爲甚麼美國演這種片子。他說：『因爲有人要看這種片子，牠才得開演。你看館子裏看客這麼擁擠，可知牠是受歡迎；而這些歡迎牠的人，他一定感着和裏面情節相彷彿的苦痛。美國不一定是富人，僅僅這芝加哥，失業的工人也有幾十萬，他們對於繁華的情景，對於美滿的姻緣，已經毫不感興趣，所以美國人凡是那一種片子，都給送到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方，去叫那兒的蠢人麻醉。』

我明白了，原來我們在國內看的「繁華美滿」的片子，滿懷的黃金白馬，才子佳人的迷夢，卻是喝了帝國主義者擺佈好的「麻醉劑」。

紐約

世界第一大都市紐約，照預定的行程，應該昨日就來到我的眼裏。可是幸虧芝加哥的就攔，我才得有飛行機坐。原來美國民間飛機有一千幾百架，旅客們要坐是非常容易。八叔和我每人拿了一張地圖，在天空和飛鳥似的往下看：鬧的芝加哥城，寬的密芝安湖，奔的尼阿加拉瀑布，都在我們的底下，遠遠的腳底下；胸裏的暢快，不可言狀。

飛到紐約的天空，我詳察了這大城的形勢。牠是在哈得遜河入海的地方，北面的長島，南面的斯塔廷島，和東南的布魯克林，圍成一個大灣，叫做上紐約灣。上紐約灣的南方還有下紐約灣。紐約市主要部分是在長島，這島像柄菜刀，南到北很長，東到西很短。但大紐約市的範圍，卻擴充到布魯克林、斯塔廷島折而至西方面。長島直稱紐約，牠和布魯克林中間，有工程絕大的橋相連絡。上紐約灣的中央，有一個白特羅島，上面聳立着「自由之神」，他比街上的行人，有如巨象比螞蟻。若是他獨立在曠野，不知怎樣偉大；但因四周都有山岳似的高樓，他又微乎其小了。我心想這怕是美國人的象徵：當初新大陸一片莽草萊時，確有很多的自由；到後來資本主義一天天發達，造下了這些黃金的魔屋，自由也便縮小了。

身子放在紐約街上，才真是一種苦難。那些三十層，四十層，五六十層，以至於一百多層的高屋，那些地面上流水似的汽車電車，以至於空中的第一層電車，第二層電車，還有人行道上飛也似的人陣；彷彿那個地方有個大風車，吹得這些東西左邊去右邊來。我雖已經看過幾個大都，到這兒卻也目瞪口呆。但又一分鐘也呆立不得，你若呆立，那些飛奔

的東西，會把你壓在底下。這兒除了土石以外，沒一件不是活溜溜的，急煞煞的。

當我和八叔走進昇降機裏面，我以為這一定是往上衝，衝出這個交戰似的場面。而不料牠卻是往下降，降，幸而到了一個地方即又停住，不曾直降到地獄，像我所擔心似的。我們坐了一回地下火車又跳上昇降機，地底下那般奔跳的情景，還留在我的腦際；將來我若說給故鄉的人聽，我想定會罵我是講鬼說神。

我們這回從昇降機走出，卻已經是在四十八層的樓上。到了我們選定的房間，把身子擺在椅子上面，腦袋還像在空中飄蕩。房裏很覺着悶熱，並不是溫度特別高，而只是潮濕難受；大洋邊上的都會，水蒸氣多是可想到的。我靠着窗門往下看，地面上所演的那些活戲，現在只覺得牠很遲緩，一點也不盛氣凌人；而且牠好像是悄悄地進行，全不發出聲氣，耳根很是清靜。

眼前一片碧綠的土地，從南到北，成一條長塊，八叔告我那便美國第一美麗的中央公園。公園裏許多東西在動，真像是綠草地上的昆蟲。對面有一棟最高的樓房，牠高出我們還有半截，八叔說牠叫做恩派亞斯得特屋，總共有一百多層，比海面高一千二百尺。以

前我只聽過紐約有五十四層的高屋，現在知牠又更昇了上去，將來怕莫會和別的星球相接了罷？

臥房是很小的，浴室也是很小的，理髮室，電話室，廚房，便所，一切都是很小的；小得像箱子，像蜂房。紐約人便終日在這種蜂房裏生活；因為八叔說他們的住宅，他們的事務室，都是這樣狹窄。他們從這個蜂房爬出，又向那個蜂房爬進。據說從前有個英國人，有過一句譏諷的話，說他們是復歸於「太古的穴居生活。」這給美國人生了大氣，因為太古的穴居生活，是馴服於自然的現象；而現在紐約的蜂房，是征服了自然的現象，是文明世界，是科學世界，進步的美國人，當然不肯承受的。

紐約的街道不外是美國式的碁盤形，排列得秩序井然。由北而南的叫做「路」，由東而西的叫做「街」。因為長島是南北長而東西狹，所以這兒「街」的數目是多而短；從第一街算起，以後是第二街第三街，可直算到二百二十街。「路」的數目是少而長，最長的一條叫做「寬路」，有四十多里，是主要的市場。大半的摩天樓，都在這路旁。

紐約的住民，最近據說有六百九十三萬。地面安插不下，便往上高昇，而成「空中的

紐約」；又往底下鑽，而成爲地下的「紐約」；還是住不下，便在水面以船作屋或架橋爲市，而成爲「水上的紐約」。

我問八叔爲甚麼紐約有這般繁盛，他回答我很詳細，他說：『紐約是在北美大西洋沿岸的中心，牠到歐洲，到芝加哥，到密西西必河口，都占着適當的地位；灣內又四季不冰，世界最大的汽船都可駛入，所以是內外交通的中心。西面的阿拉既安山脈，藏着世界無匹的煤，鐵，煤油，以至各種的金屬，而且又有很多的水力。南方密西西必河流域運來的棉花，西方大平原中運來的農產物，都來這兒製造，成爲世界的大工業地；同時各種產物，由此輸出於國外，故又成爲大商業地。前次歐洲大戰，各國都無暇顧及商戰，美國便包辦各地的市場，更增高了紐約的地位。世界的金融中心，以前本在倫敦，現在已移到了這裏。在二百八十年的以往，荷蘭人的西印度公司，僅費去一百二十塊錢，便從紅種人的手裏將這長長的島買來。現在這地方每一平方尺要值六百圓美金，全島合計，要值美金六十億以上。』我聽了這話，只是發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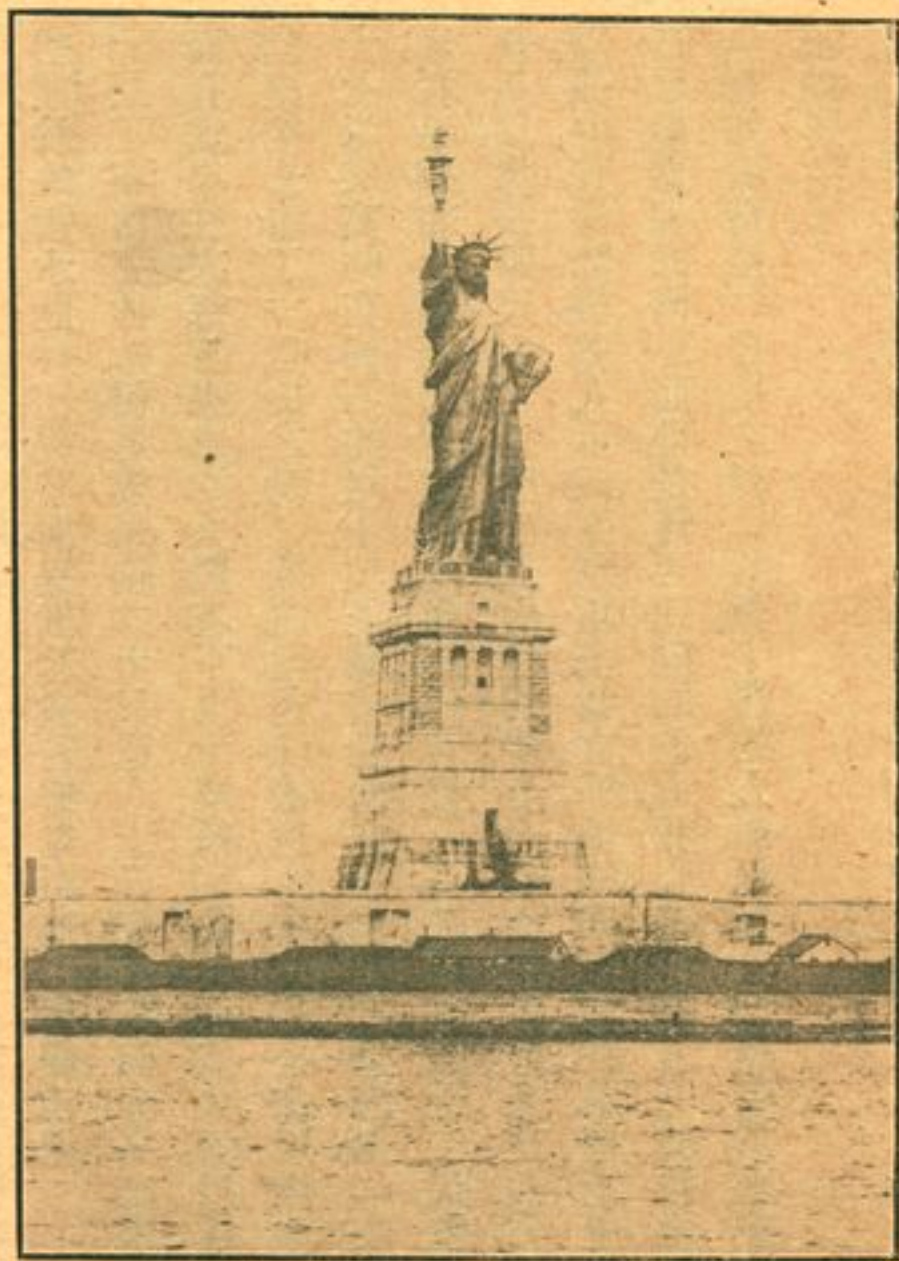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到了中央公園，牠正是紐約全島的中心，南北兩英里半，東西半英里。在這一升

土一升金的地方，而劃出這大的空地來，可知他們是怎樣尊重公共衛生。園中有極大的池塘，供給紐約的用水。此外河橋亭榭，異獸珍禽，音樂電影，無不點綴佳麗。

我們見了布魯克林吊橋，這橋長約六千尺，寬八十五尺，最高部分，高出水面一百三十尺。上面有電車往來，每日乘車的人數，不下九十萬。紐約共有四個大橋，這橋要算第一。

我們坐船去看了「自由之神」，據說這是法國送給美國的。全部用鐵和銅鑄成，安放在四十七米突高的花崗石的墩上。頂上戴着光圈；左手拿着「備忘錄」，表示過去未來的意思；右手捧着火炬，表示照遍大地。像高一百五十一尺，臂長四十二尺，掌長十六尺五寸，指長八尺，鼻長四尺六寸，口闊二尺。火炬的中心是盞大的電燈，光芒四射，為海船夜行的指導。像中有升降機，遊人可以直到頂上。我立那像的底下，和在飛機上所見全不相同，覺得自己微塵似的渺小，而他是無可比擬的偉大。我心裏又來了一個結論：便是看待「自由」有如看待這「自由之神」的像，下層的人對牠是景仰與追求，上層的人對牠卻是輕視和壓迫了。

「自由之神」的像旁，有一個伊里斯島，由歐洲而來的船，要在這兒受檢查，才可駛



自 由 神 像

入紐約城下。我中國的海口，不知幾時才能有此設備呢？

我們回旅館時坐的高架火車，紐約的高架火車，確是一件奇觀，下面是那樣紛紜擾攘的街市，而上面是那樣又大又重的怪物。假如有一架火車落了下來，豈不要演成翻天的大禍？然而街上的行人，看見我們的車在他們的頂上走過，就像看見一隻蜻蜓在飛似的；原因是絕對沒有過危險，他們司空見慣，用不着擔心了。倒反是我這初進大城的鄉下人，忽然聽到一種「轟轟」的響聲，不覺駭了一跳，回頭看卻是一架電車，正通過我坐的火車的上頭。

旁晚時分，我們又到了街上，只見許多汽車，上寫着去看「唐人街」。我問八叔這是甚麼意思。八叔拉我到了一家小吃的菜館，一面吃飯一面解釋給我聽。他說道：『這是美國人把「唐人街」當作希奇古怪的地方，引得許多飯飽無事的人爭着去看。他們故意誇大其詞，說裏面有的是吞煙吐霧的人物，再不然便是強盜擄扒，小腳長辮。其實這裏總共的一萬五千多華人，雖然有幾個不肖之徒，做些丟臉的事，然而這是無論那一個民族都有的現象；可是我們軟弱的華人，便被他們當做尋開心的東西了。近來美國各處，常演

着「唐人街」的電影，無非描寫華人欺詐、殺人、放火、吃鴉片煙種種惡現象。聽說有時華人不肯扮演，便有日本人來代替；醜是出的華人的，他們何樂而不爲呢？」他說完這些話，我們簡單的晚飯便也吃完，照賬單付了一元五角美金，率性跳到那汽車往「唐人街」去。

汽車每架可坐十餘人，每人美金一元，同車裏的外國人雖不知他們說的甚麼，但那充滿了好奇的目光，好像往那兒探險似的。其實「唐人街」還和舊金山的「唐人街」一樣，雖然帶着一些中國的風味，也並不見得滿街都是罪惡，都是骯髒。我眼望那些受人非笑的華人，覺得他們日日忍耐着凌辱，其處境非常可悲，不覺淌出了眼淚。

夜間我們走在一條比較冷靜的街上，忽地小巷裏聳出一個女人的頭來，又忽然縮了回去。我問八叔她爲甚麼那樣鬼祟。八叔說她是一個私娼，雖則乍看她臉上有些紅白，實際那全是脂粉；她最少是五十以外，已經是黃臉婆兒。但因找不到職業，所以出此下策。又看見大房子的檐下，睡着幾個人，伸長他們的瘦腳，鼾聲震天。我心裏奇怪，以爲露宿在草地和馬路的窮人，必是我國的特產；美國是黃金的天庫，怎麼也有此種現象。但八

叔說近來這事美國很多，大批失業的工人，住不起房間便只好露宿，因此許多大公寓，大旅館，都關門大吉。還有麪包店的麪包在那兒生霉，衣裝店裏的衣服在那兒盛灰，老是大吹大擂地減價，而那些無衣無食的人偏裝不會聽見，弄得大店也時常倒閉，美國大資本家拚命想金錢集中；不管他人死活，只往自己肚裏裝，裝，結果是他自己臟脹病死或者被人踢死，總歸都是他的末路了。

紐約！你的榮華卻怎樣也掩飾不了這些缺陷，這些苦悶，這些危機；你那摩天的高樓，將不會變爲一朝枯萎的「凌霄花」嗎？

當我第二天立在往歐洲的輪船的甲板上時，向那黑煙和塵土交戰的紐約的天空，投了最後的輕蔑的一瞥；然後在碧海的波上吐了一口大的唾沫。

倫敦

在沈靜的大西洋中漂流了幾日，我又渴望着動的城市。因爲我出國的目的，原不是爲看自然的景象啊！照地圖倫敦就在太晤士河入海的口上，可是我們的船在太晤士河

裏已經走了幾十里路，還不見倫敦的影兒。直到深入陸地的八十里光景，才看見一片煙霧；河裏的船隻，也驟然地密了幾倍。雖則煙霧把太陽籠罩得有如黃昏，看不清兩岸有多少危樓高閣，然而也已經知是倫敦了。

入了倫敦城，第一件使我奇異的便是此地沒有紐約那種高屋，隨處都有寺院塔尖，顯出一種古樸悠閒的風味。街道很不規則，不像美國的棋盤式。地面來往的車馬雖則流水般擁擠，但空中仍留着平靜，沒有鐵軌和電車。一般都是近代的大都市，而倫敦大約因為有儘量可擴充的地位，就不現得侷促了。

我站在旅舍的窗前，因為辨不出東西南北的方向，拿了地圖左看右看，很是納悶。八叔窺破了我的心事，然後對我說道：『你來！圖要這樣看。我們的旅館是在這裏——太晤士河的北岸。太晤士河這樣一彎一彎，像一個螺旋鑽入雞蛋裏面，把倫敦分作南北兩半。北半盡是繁華的市街，南面便多工廠。現在使你障目看不清楚的煙霧，就因為工廠吐出的煙灰，和海上吹來的水氣，兩相結合的緣故。這裏一年中難得有十天快晴的日子，普通稱做「霧都」，相傳有一個意大利駐英國的公使，當他送別友人回故國的時候，他拜託

友人的大事，便是請他問候太陽。意大利日常見的是青天白日，而這兒老是昏黃暗淡，那公使的對麗日的思慕，也是怪無可怪的。』我急急地插口道：『爲甚麼這大的都市要選着這多霧的地方？爲甚麼這麼難見天日的地方，能產生這麼繁盛的都市？』八叔笑笑地答道：『大都市的發達，難道全爲了景色嗎？牠是因爲許多人都要在這兒找飯吃，找屋住，找衣穿，才一天天擴大起來的。英國是一個島國，農業養活的人非常少數，大多數的人都走入工業或商業界內。而倫敦居歐美兩洲的中間，交通便利，能聚集各地的原料，也能分散此地的製造品物；同時牠的附近，有極豐富的煤鐵，可以供給工廠的需要。至於牠的霧，是從溫暖的海流中吹來，溫和濕潤，正可幫助棉毛紡織，紡織工業是英國第一的資源，所以這地方的發達，「霧」反而是功臣之一了。』我忽然想到了一層道理，便是「自然是沒有好壞，只要人會利用牠。」

我們爲要到格林威治天文臺去，先經過聖保羅堂。這是倫敦最古的寺院，也是倫敦二大寺院之一。屋頂作半圓形，金光燦爛，令人生崇高之感。裏面壁畫和彫刻，排列得幾乎不留空隙。此處也和東京的靖國神社一樣，祭祀自古以來軍事上的功臣，納爾遜，威靈敦

等都葬在裏面。壁上嵌着十二個大時鐘，其中最大的一個，是一千七百十六年理查斐爾卑斯所造，牠的聲音，一直可送到郊外。八叔說英國人最富於保守性，一切舊規不易改除。即如這聖保羅寺，到現在每當除夕的夜晚，還有許多人圍在這兒守歲，靜聽幽越的鐘聲，以渡過殘年。

格林威治天文台是在太晤士河的南岸，我們必得要渡過一座大橋，才可走到。倫敦本有十來座大橋，但最出名的只有兩座：一座是塔橋，一座是倫敦橋。我們去的時候，是選擇塔橋，牠是在倫敦塔的旁邊，南北兩岸各有一個高塔，連接於兩塔之間的是兩層高橋，上層離水約一百二十尺，是人行道；下層是吊橋，當輪船走過的時候，牠便折開來，這時車馬當然只好止步，而步行的人便可改從上層通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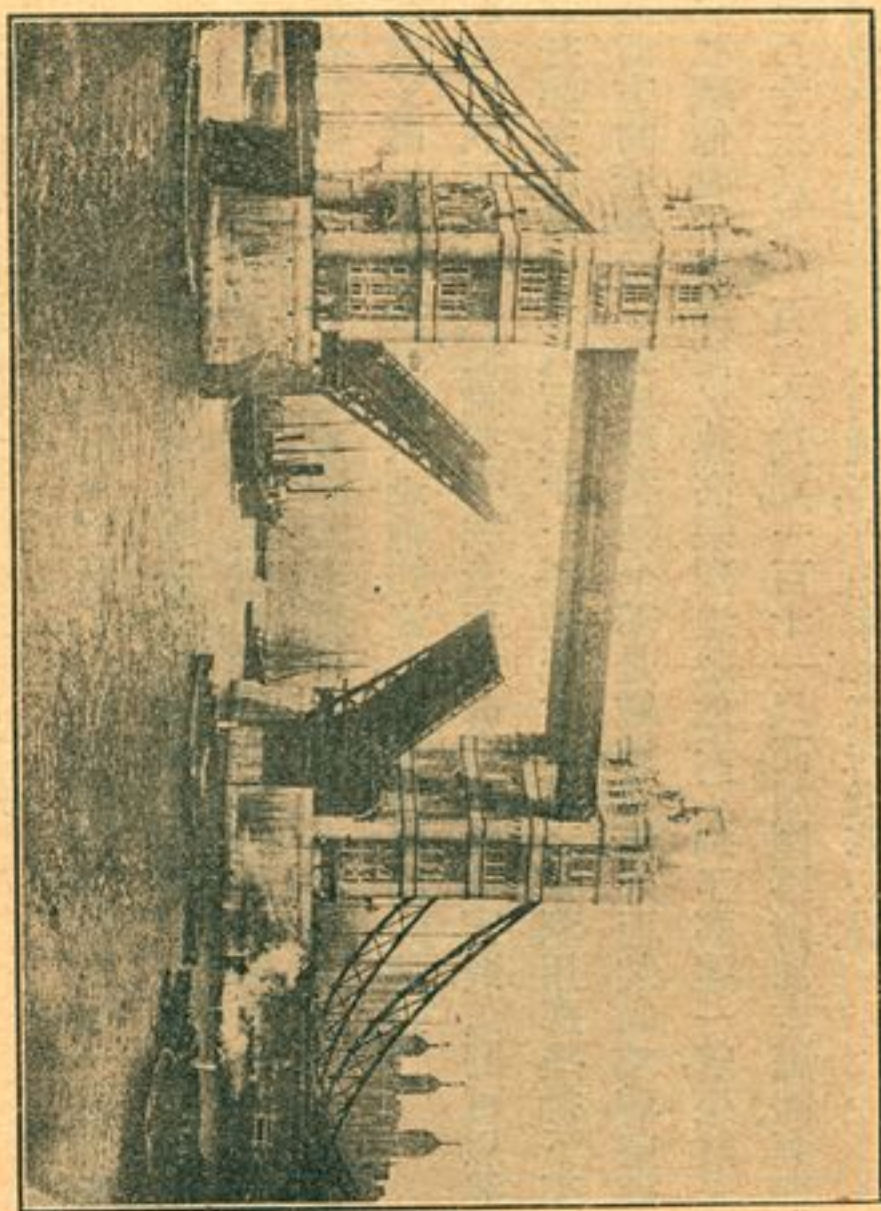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立在塔橋的上層，俯視下層吊橋時起時落，很有趣味。一會，八叔叫我往西北方看，在一叢低小的樹林中，另外又是一座灰白色的高塔，八叔說道：『這就是有名的倫敦塔，出過不少悲慘的故事。古時牠做過王宮和礮壘，但多半的日子是做監獄。在這裏處決過各色各樣的囚犯，有的是忠臣，有的是奸賊，有的是皇室親貴，有的是志士仁人。他們的

倫敦

橋

敦

倫



頭顱，常常用竹竿高掛在倫敦橋上；現在這種現象，已經絕迹了。一陣大風打從橋上經過，彷彿還有冤魂在那兒號哭。

我們到了格林威治公園，在綠蔭中玩了一會，才朝公園中間的一個山坡走上。路旁經過一所海軍軍官學校，據說以前是國王的行宮。格林威治天文臺正在山坡的頂上，我滿擬可以走到臺中去看看裏面的大望遠鏡，看看其他的星球；然而我們對此道是門外漢，自然只有徘徊門外。我仰望着臺的圓頂，對於世界第一的天文臺——地球經綫起點的地方，渡過了萬里重洋，所見的只是牠的表面，心裏說不出的懊喪。

八叔知道我不大高興，便說要帶我去玩水晶宮。我問他宮殿怎麼可以進去？他答道：『水晶宮并非王宮，是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博覽會閉幕之後，利用那些折下來的材料，在太晤士河南方的空地，造了這座建築。牠全部是鐵做骨骼，外面裝的玻璃，望過去真和水晶一樣。』我聽他說得有趣，便又興高采烈地跟他去了。到了那邊一望，果然是好的地方。這宮有三百十三尺長，一百二十尺寬，一百一十一尺高，周圍再附屬有庭園。裏面有音樂堂，劇場，動物園，水族館，菜館，遊人的雜沓，有些像東京的淺草公園。

從水晶宮出來，時候已很遲了，便急急尋找回路。本來最好從倫敦橋過河，但八叔說要給我換換空氣，只在橋邊經過。我看見了這倫敦第一大橋，比那塔橋還長大得多，據說有二百四十四米突長呢！

我們既不過橋，便走到地下火車的乘車處。地下隧道空氣的確清淨，因為這兒的火車不是燒煤，而是用電力，比了塵霧瀰漫的地上，舒服幾倍。當我在火車裏正在猜想這是往何方去時，八叔驀地在我肩上一拍，他說道：『當心！太晤士河裏的魚在你頭上呢！』我以為我頭上掛了有魚缸，抬頭看時卻只有車頂。後來他才說明此刻火車正走在河底，隧道上面是滔滔的流水呢！我忽然想起假如太晤士河水底大戰，意外地炸破了隧道的上部時，那火車裏的人不要變成遊魚了嗎？

睡了一夜醒來，誰也想吸收幾口清潔的新鮮空氣；那知當我打開窗門時，一股白煙直往我臉上撲來。空中恰像混了牛奶，窗前幾尺遠的景色，便已經模糊難分。街上一點一點的燈光，車馬的行聲非常遲緩，我知道這是濃霧的天氣了。八叔被我的足音驚醒，他把上身坐了起來，向窗口望了一下，說道：『哦！今天又來了！但還不算厲害。』他說完便又躺

下去了。這還不算厲害，更厲害的時候可想而知，他們是怎樣的向自然奮鬪呀！

我這時心裏非常寂寞，假如有一位少年伴侶的話，一定和他到街上摸索一回。然而這裏華人的面孔，是沒有我已遊過的地方那麼易見；我沒有計算實際的路程，只覺得離祖國更遠了似的。

天空漸漸地有些透明，八叔拿了手杖又帶我往外走。他說本來要穿過倫敦的中心市（即舊市），但那兒是倫敦最繁華的地方，倫敦銀行以及各大商店大衙署都在那一帶，像這樣多霧的天氣，一定擁擠不便，於是改道到博物館去。

「大英國博物館」這名詞，我在地理上曾讀過，現在親眼見到了。牠是石頭建築的大房子，裏面有埃及、印度、希臘、羅馬，以及遠東諸國的古物。（我國的東西當然不在少數）還有南洋羣島未開化的土人的各種用具。走進一看，太古初開的模樣，進化的階級，都可瞭然。埃及的東西最多，因為牠以前是英國的屬地；僅僅那種「木乃伊」也有幾百個。許多都是從前威風凜凜的名王或裝嬌撒懶的寵姬。他們生於榮華，死於安逸；豈料被他們剝削瘦了的民族，往後便無力抵抗外侮。結果他們珍重掩埋了的屍骨，也得暴露於異

邦了。博物館裏面還附設有大的圖書室，他們要得學問，真是便當！

接着我們便到了哈得公園，這是倫敦最大的公園，八叔說在女王依麗沙白的時代，這地方是皇家打鹿的圍場。倫敦的公園通通都是周圍一帶森林，中央大的綠草地，哈得公園自然也是一樣。那草地特別的青翠可愛，上面有數不盡的或睡或坐或看書或做手工的人。八叔說這些綠草，是英國的特色，牠一年四季，永沒有焦枯的時候，這大約就是牠的氣候的禮物了。

從哈得公園出來，一直到白京翰王宮（英王所居），四周公園多着。比較著名的有甘沁東公園、格林公園、詹姆士公園等。原來煙塵翻舞的倫敦，有這許多清新的遊園地，怪不得街上的紳士淑女，都還健康活潑。

我們又坐了一回地下火車，通到了太晤士河的南岸，便到了國會議事堂。牠正在河的邊上，三百四十多尺高的維多利亞塔聳立水濱，此外還有許多尖塔和很高的鐘樓。上下兩院議員的座位，並不怎樣多。八叔說開會的時候，常常有議員找不着位子。但他們很有秩序，除了熱烈的辯論以外，沒有一點私語聲或嚷吵聲。英國是議會起源的國家，一切

的事都要經過這兒的通過，所以議員在這裏，十足地表示了他們的尊嚴和莊重。

八叔又說英國不單是議員如此，即一般人也都很嚴肅。他們對任務很負責，對行爲很審慎，對事變很鎮靜，而對於裁判很果敢。所以他們條頓民族，能在全世界飛舞。我想起日來所見的英國人，看他們實有一種特別的風度：他們很有禮儀，很沈靜，很端莊，現在才知道給牠全包括於嚴肅之中。

八叔又說英國人惟其是這般嚴肅，所以倫敦市上，遠不如紐約那麼浮躁。論人口倫敦市有四百三十幾萬人，若合市外的地方，約有七百多萬，比紐約還要多。然而一則因爲倫敦可以儘量往四郊擴充，不致擠在一塊；二則他們有沈着的素養，所以便很清雅了。

國會議事堂的西方有韋斯特敏士寺院，牠是和聖保羅堂齊名。歷代的帝王，在這兒舉行加冕禮，死後又埋骨於此，建築極其莊嚴。諸王墳墓之外，還有生物學家達爾文，物理學家牛頓，詩人米爾敦，戲劇家沙比亞，小說家斯哥德等學術上聞人的墳墓，儼如國葬的墓場。我在國內從沒有聽過皇室的陵園裏面雜葬着庶人，西方到底開明的多！

當我將要離開倫敦的早晨，街上賣着大號字母的「號外」，八叔說上面是載着大

罷工的消息，因為自從歐戰以來，工人們從戰神的手裏逃出之後，又復歸於餓神的掌握之中。我想大英國要逞雄做海上的霸王，做弱小民族的暴君，牠的榮譽與豪華，於忍饑忍餓的自國工人，只是一條死路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波瀾如果掀起，這島上可憐的困苦階級，將更是水深火熱了。

船漸漸地離開了埠頭，遠遠望着倫敦，更覺得牠是一團漆黑。

巴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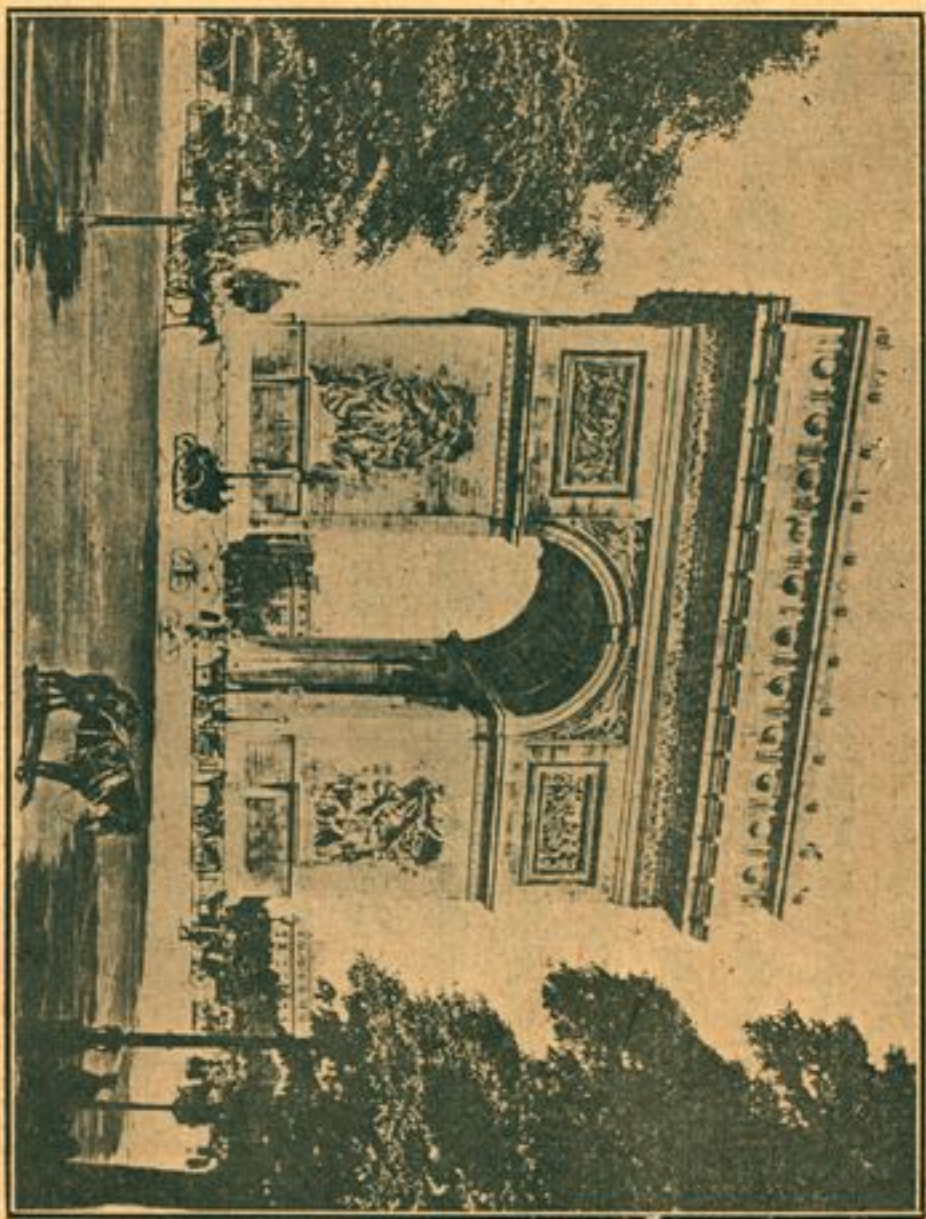
過了英吉利海峽又坐了一段火車，便把我們送到了巴黎——世界的花都世界的藝術之都。

巴黎到現在還保有那厚重的城牆，並且在城的四周，照地圖上有十六個堅固的堡寨。這在沒有來遊過的人想來，將懷疑牠是一個軍事區域，而不是尋樂地，然而其實不然。依八叔說來，惟其因為牠有十足的繁華，才有那許多軍事的設備；也因有那許多的軍事設備，才得穩穩地發展牠的繁華。因為巴黎的位置，不像東京、紐約、倫敦，牠沒有海的

保障；牠是在法國大平原的中心，和各國車軌相接。一旦國交斷絕，隣國的軍隊（尤其是德國）便有長驅直入的危險。

巴黎城是跨在塞納河的南北兩岸，像倫敦的跨着太晤士河一樣。但倫敦因為接近海口，太晤士河裏大船如織，濁浪排空；而巴黎的塞納河，卻像一條靜悄悄的綠絲帶，繞着巴黎一彎又一彎。據說法國人說巴黎的榮華，是由於受美好的塞納之賜，我想是他們的本心話。有塞納河造成肥沃的平原，有牠的灌溉和交通，有牠的秀麗的景色，才結晶成爲巴黎。

我們的旅館是在凱旋門的附近。說起巴黎的凱旋門，這是誰都聞名的。牠是在巴黎市的西端，四周一片廣場，叫做明星場。從這凱旋門起，有十二條大道向各方面射出，好像明星的光芒一樣。凱旋門的形式，像我國的牌坊。八叔說牠是世界最大的紀功坊。高一百六十尺，寬一百五十尺。一千八百零六年，拿破崙戰勝俄奧聯軍之後，興工建築；但因計劃太大，而風雲變幻無常，等到一千八百三十六年告成時，拿破崙已流放死於大西洋中聖赫勒拿荒島了。這門有四個大柱，上面飾以大理石的刻像，象徵着出陣、抵抗、凱旋、平和、戰爭。



凱 旋 門

中各種激烈的苦鬪都刻在上面，中央刻着勝利之神。當年拿破崙不可一世的意氣，在這兒可以想像幾分了。凱旋門門柱的壁裏，有螺旋形的階段，我們走上了門的頂上，可以看到巴黎的全景。

八叔指示給我道：『你看東面那一座高樓，便是諾特爾達姆（聖母的意思）寺院。他是在塞納河河中的西得島上。這個島本來是巴黎最初的城市，現在恰當全市的中心。南面那高高的東西便是埃非爾鐵塔，牠是世界最高的建築。諾特爾達姆寺院的北方接着便是盧烏爾故宮，現在改爲巴黎第一博物館。盧烏爾故宮的北方便是有名的阿佩拉（歌劇館），在那兒最能表現巴黎的音香色藝。巴黎藝術的大觀，固然可以拿這幾處做代表，但決不是這幾處可以包辦。巴黎的藝術是散在街心，散在人叢中間。你看牠那一處缺少了美麗的樹蔭？無論是大街廣道，車馬喧闐的地方，牠沒有一根煞風景的電柱，整整地排立着栗子樹或白楊。因爲巴黎有着歐洲最溫和的氣候，這些樹葉常常能保持牠的嫩綠。牠們白晝給人以很美的綠蔭，晚上給人以很美的陰影。更以各種華麗的建築，巧妙的彫刻繪畫，絢燦的商店陳設，鮮豔的婦女服裝；以及人們清晰的語聲，和塞納河裏蕩漾的

輕波，簡直整個地是一幅圖畫！這兒因為生活程度比較低，有不少的中國留學生，明天我們將找機會和他們接近呢。」

第二天我們到了一家中國菜館，果然這兒都是我們的同胞！我見了他們彷彿老早以前就相識似的。當我在和一個茶房詢問他的姓名籍貫時，院子裏閃出一個少年，望着我們天真地在笑。茶房李二隨即向他說道：『好，你來和他做朋友！』他隨即去招呼客人去了。

我當前的少年名叫黃勝白，這多麼有趣的名字！他說他是一個古董商的兒子，是生長在巴黎。許多生長巴黎的中國小孩，常常至多祇能說中國話而不能讀中國書，但他因為在家有他父親教授，所以中國書也勉強能看。我看他所謂「勉強」實在是謙虛，因為他寫的名字，比我的字好幾倍。

八叔也在和櫃臺老板攀談，他們想是舊相識。茶房已經給我們擺好了菜，我們主客（小客人黃勝白）才歸坐哩！今天的菜口味既好，分量又多，而且又有朋友暢談，我的胃袋裝了一個大滿。我以為這次價錢一定不少，不料比起昨日的法國菜只得一半，我打定

主意以後每餐必得請八叔到這兒來。

八叔既已知道黃勝白便是他的老友的儿子，從餐館走出後便一同到黃家去。黃家除他的父親以外，還有幾個小孩，是勝白的弟妹；其中大的幾個，八叔都是見過來的，不過都和勝白一樣，長高了後便認不得了。黃家父親（以後我叫他黃伯伯）定要我們到他家裏打住，八叔總是說：『不必客氣，你店裏事務忙。』但後來因為黃伯伯堅留，八叔便說道：『也好！那麼我順便到里昂去一次，去看看中法大學那班舊友；我把羣兒丟在府上，他是小孩，你可不必分時間陪他。』勝白兄妹聽了這話，一片掌聲，拉着我到門外去了。

我們經過一座鐵橋，就到了塞納河的南岸。巴黎的塞納河沒有倫敦的太晤士河那麼寬，所以橋的工程沒有倫敦那麼雄大，但數目卻比倫敦多些。勝白說巴黎總共有三十幾座。過橋後便看見那怪高的埃非爾鐵塔，我擡頭往上看，頭一點點往後曲，不覺眼睛忽然花了，身子只往地上倒，幸虧勝白一把將我扶住。等我定神之後，我們便坐昇降機往頂上去看。我雖然在紐約住過幾十層的高樓，但到這一千多尺的瞭望臺上，四周這麼空蕩蕩的，非抓住欄杆，不敢往下看了。倒是黃家兄妹滿不在乎，因為他們是來慣了的。在臺

頂看下面，只能見到巴黎白色的城市，和郊外綠色的平野，至於人影那是辨不清了。勝白說這塔上有無線電報局和氣候測量所，還有幾十座急射礮，以爲防衛巴黎之用。他第二個弟弟說在臺的頂上還有一根七十多尺的鐵竿，上面有一盞絕大的電燈。我昨晚早回旅館，沒有看見，今晚將看看牠有多少明亮。

接着我們到了廢兵院，她以前原是宮殿，裏面有武器博物館，藏着古今東西各種的武器和戰利品。中央大聖堂的地下室裏面，有拿破崙的墳墓。幾塊冷冰冰的石頭，壓在他那好征伐的胸上，死若有知，不知他作何感想。勝白說那鐵門上刻的字句，便是拿破崙的遺言：『我願我的遺骨，葬在最敬愛的法國國民所圍聚的塞納河畔！』一千八百四十年，從聖赫勒拿島搬回他的屍骨，改葬於此的。記得康有爲弔拿破崙的詩裏，有『萬里風雲歸絕塞，百年事業對斜陽』的句子，寫盡這英雄的末路了。

從廢兵院出來，勝白要帶我去諾特爾達姆院，但他的弟妹定要去玩公園，結果只得依他們的西郊，有一個波阿特布羅紐公園，據勝白說，許多人都將這公園和倫敦的哈得公園，柏林的茄加墩公園，合稱世界三大公園。四周築有土牆，自成一個城廓，這都可見

巴黎時常都怕外患來襲。園裏有廣大的森林，走進去只聽見各種的鳥啼，恍如入了深山。又有一望無邊的綠草場，和廣大的水池，水池的中間，還有小島，也有人造的瀑布。至於奇花異卉，尤其目不暇擊。勝白說一年中有幾場「花戰」，到那時這園裏地上的花，可以堆上幾寸厚；花香和女人的粉香，叫人如同坐在香水池裏。

歸途中又是勝白的小妹妹的提議，我們在一家咖啡館前面的露臺上喝咖啡。起初我以為這樣在街路吃東西定會給人笑，那知旁邊桌上，已經有許多衣冠齊整的人坐着。他們有的喝咖啡，有的喝葡萄酒，還有一個已經喝得爛醉。勝白說法國人最愛咖啡，無論那條街都有這種店；至於葡萄酒更是法國人的特產，他們幾於「不可一日無此君」。他們走進咖啡館時，無論是黑白黃棕的人種，都看做朋友似的，親親熱熱地和你談話。怪不得我聽過八叔說住外國只有巴黎最好，大約就是這些了。

過了一夜，勝白說開了他的弟妹，和我悄悄地走出。我們先到了魯烏爾故宮，這是法國世代的王宮，現在的建築，是成於路易十四最繁榮的黃金時代。但見了那些燦爛奪目的遺物，便可想見歷代窮奢極慾的君王，那種「宮女如花滿春殿」的光景。現在這地方

是巴黎第一博物館，裏面搜羅繪畫、彫刻、陶器、漆器、寶石、歷代王室的寶物，以及敘里亞、亞述、巴比倫、埃及、印度、中國的地下發掘品，尤其是繪畫和彫刻，古今的傑作，不下數千件。勝白說『法國人有一句大話，說是「世界的美術在法國，法國的美術在魯烏爾。」』

離魯烏爾博物館不遠，有那著名的空闊的廣場，這是路易十五所築。廣場的地面洗刷得不留纖塵，正中央一個十餘丈高的噴水，噴水池的旁邊一個七十多尺的花岡石尖塔，勝白說這尖塔是埃及人所送，這旁邊原有路易十五的騎馬的石像，一千七百九十二年被革命羣衆所毀壞；第二年路易十六夫婦，也在這兒的斷頭臺上入了鬼鄉，法國的政權，一時才入了國民之手。我看那噴水池口送出的飛騰的泡沫，彷彿是當年羣衆沸騰的熱心。革命像中國一樣不流一批貴族的涼血，終究是枉然！

走過橋便到了諾特爾達姆寺院，這是舊教的大本營。開始於一千一百十六年，經過了三百年才告落成，到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又大加修築。裏面又三十七個禮拜堂，各種的彫刻繪畫，都是名工所作。堂分三層樓房，上面有兩個方塔，高約二百餘尺，各懸一個大鐘。塔頂可以看到巴黎全城，勝白說法國自一千七百八十九年革命爆發之後，前後幾十年

之間，所有的王室貴族，將軍僧侶，和他們所居的宮殿樓閣，都化了冷露；祇有這寺巍然獨存，一點沒有損壞。牠可謂閱盡滄桑了。

我們再過橋向南走，便到了盧森堡公園。勝白說這是巴黎最美的公園，也是兒童最愛的公園。裏面有各種的木馬木豬，小車小船，凡是小孩愛玩的東西，莫不齊備。又有極樂兒劇場，我們走到的那時，正是下午開場的時候，只聽鼓聲一響，便圍滿了的人，他們多麼適意啊！

晚上八叔已從里昂回來，黃伯伯請我們到阿佩拉觀劇。這兒是國立大劇場，全部是五顏六色的大理石所造成，內部金碧輝煌的裝飾，加以百花燦爛的燈光，極光彩陸離之至。至於看客們中婦女的衣飾，那更難以形容她們的奢華艷麗。人說巴黎是世界衣飾流行的泰斗，而這兒又是巴黎的衣飾競賽場。我聽不懂劇中的歌詞和說白，獨從婦女的外觀，領略了巴黎的有錢人，是怎樣的縱情逸樂，金迷紙醉了。

因為我們明早便要離開巴黎，從劇場回來後，黃伯伯和八叔大開其話箱，我和勝白也陪着靜聽。起初八叔問黃伯伯營業的情形，他說他的古董生意，還勉強可以支持。但華

人在歐洲經商，很難立足，以前的幾家絲商和茶商，都已被日人擠倒，現在巴黎只賸幾家古董商和菜館；那轟轟烈烈的豆腐公司，也蝕本關門了。後來他又談到法國的情形，只見他滔滔不息地說道：『法國和歐戰初停的時候大不同了。那時牠正是田園荒蕪，創痕滿目；而現在，牠是萬紫千紅的溫室了。牠從德國得來了許多煤鐵礦，振興了許多工業，這些工業品又從各地換回了許多金錢。所以牠的法郎是安定了，金庫是充實了，然而也快破滅了。你看牠想做歐洲大陸的盟主，想坐國際聯盟的首席，外交想極端保守，維持牠現有的地位。然而牠東北的德國，東南的意大利，兩個法西斯蒂的大本營，早晚磨拳擦掌的大目標，便是這笙歌酣舞的法國。而牠一面放任有閒階級沈湎於酒色歡娛，限制幼兒的生育；一面又本着牠帝國主義的真面目，對強鄰要集合壯丁，獠牙相向。現在牠是錢一天天多，人一天天少，這矛盾的現象，長使牠頭痛不了。』

『錢一天天多，人一天天少，這矛盾的現象，長使牠頭痛不了。』當晚我在夢中，還反覆了黃伯伯這幾句話。

巴黎城外不遠的地方，還有常爲歷史上簽訂重要和約的凡爾塞宮，只因時間匆促，

不能去看，勝白送我那地方的幾張畫片，我珍重地收藏着，握別時彼此不勝依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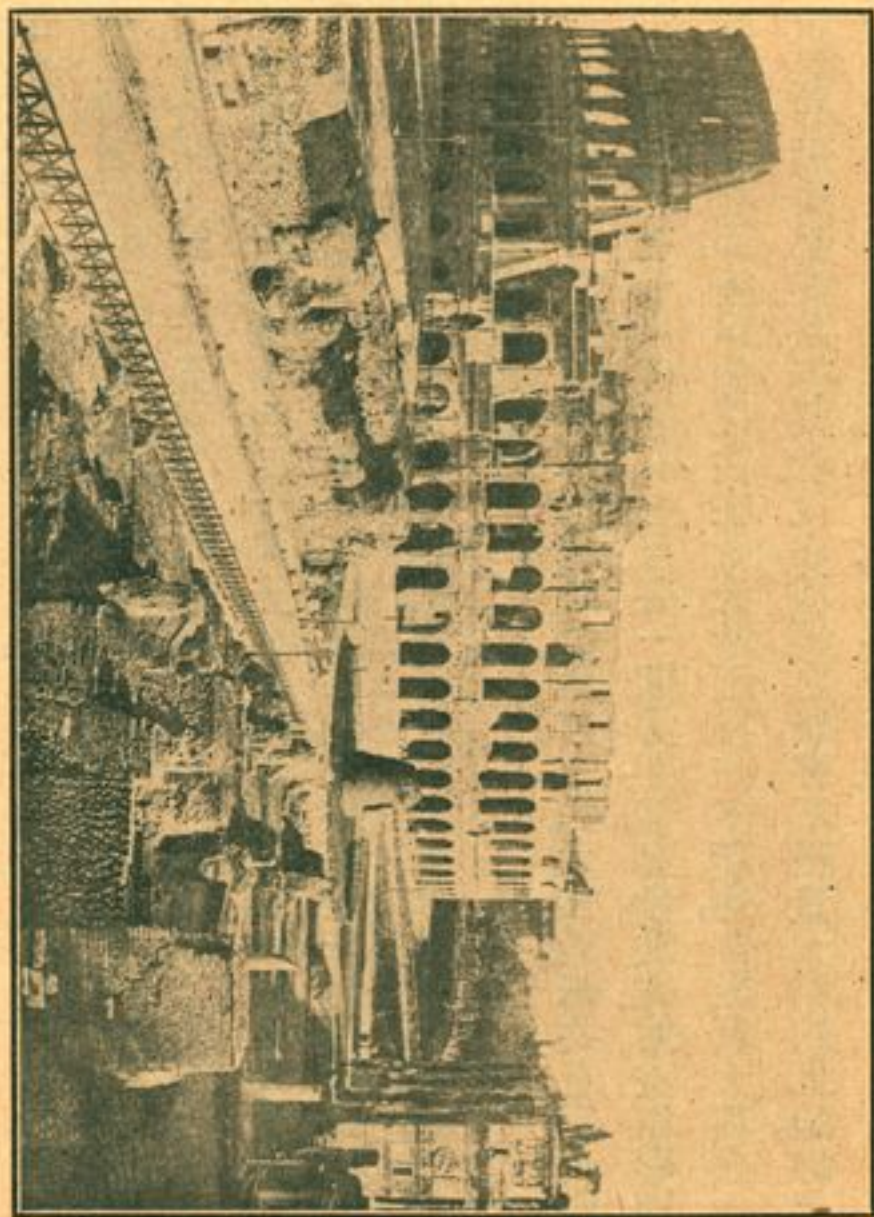
羅馬

我們坐火車到了馬賽，再坐輪船向羅馬出發。地中海的海水是這般碧青，和頭上蔚藍的晴空，正所謂水天一色。漸漸地海上露出了一綫蒼翠的山容，所謂「永遠之都」，已知離我們不遠了。

船駛入了第白河，八叔爲我講這古都的由來。他說在紀元前七百五十三年，羅馬人在這第白河濱的七個山丘上，建築了最初的城堡。其後蠶食四方，國勢大振，掌握地中海的霸權。紀元前二十七年，建立羅馬帝國。於是承繼希臘的文化，文彩煥發，華美雄厚的羅馬古城，便是這羅馬國的黃金時代所建。到紀元後四百七十六年，擁有這城的西羅馬帝國，亡於野蠻種族，從此當日的榮華，一朝衰萎。但那些崔巍的建築，雖大半已沒於荒煙蔓草之中，也有少數還殘留至今。其後羅馬城又成爲基督教勢力的中心，產生了許多宗教色彩的建築彫刻和繪畫，所以現今有人稱牠爲世界的美術市，羅馬實可當之無愧。

我們第一個去的地方便是聖彼得教堂，牠是全世界舊教的中樞。牠那雄壯奇特的建築，也是世界第一。八叔說彼得是耶穌的高足，一身犧牲於為羅馬市佈教，所以羅馬對他特別尊敬。以前君士坦丁王定基督教為國教之後，曾在他的墳旁建一禮拜堂，但現在這彼得教堂，卻是開工於一千五百零六年，經過兩百年之後才成工的。這教堂下面是一片大理石的平地，長六百尺，寬四百二十尺。上面一個大圓頂，開着許多天窗。從圓頂到地面有四百尺高，僅用四根屋柱支持。據說在建築之初，大畫家拉斐爾規劃建築法的大綱，而大彫刻家米克爾安吉羅，規劃那圓頂的構造。這兩位大藝術家的心血總算沒有虛擲，數百年後萬國的遊人，還都嘆為觀止。

聖彼得教堂的北方有一個梵諦岡宮，是世界第一的大宮殿。總共有四千四百二十二間房間，石柱高的有七十尺，直徑有七尺。每一間房間，都有貴重的繪畫和彫刻。現在羅馬教皇，便閉居在這裏面；因為他以往在意大利還有許多領地，自從意大利成立統一的王國以來，教皇的領地都被政府沒收。他在憤恨之餘，誓不踏意大利的土地，終年只在這宮裏。現在他把一部分作為美術館、圖書館、天文臺之用。



場 歌 園

和聖彼得教堂，梵諦岡宮鼎足而三的大建築，便是那圓劇場，又叫鬪獸場，牠是橢圓的形式，下面的廣場有二百八十尺長，七十四尺闊。上面的建築用大石造成，一層高一層，最上的一層，離廣場有一百六十尺遠，據說以前可容坐客五萬。我見那荒涼的古蹟，陰氣逼人，便問八叔牠爲甚麼成了這樣。八叔答道：『這地方的歷史古遠得很哩！牠是羅馬強盛時期的建築，那時羅馬併吞了地中海沿岸諸國，各地的財富供牠揮霍，各地的人民供牠役使，貴族階級的荒淫驕縱，不可名狀；而奴隸和下層社會的苦惱，也達於極點。這劇場便是那班貴族行樂的地方，原先只是獸與獸鬪，象養的武士和武士鬪，或武士和獸鬪。後來有了基督教徒，便捉了老老少少的教徒來，供那些獅子虎豹的分裂，以爲笑樂。現在那中央有點不平的地方，便是當時放野獸的地窖。因爲最初到羅馬傳教的使徒，他們確是守着耶穌的苦行節慾，平等博愛的教義；這實是下層社會的福音，給與黑暗的羅馬一綫光明。但也就是上層社會的鴆毒，所以必得將他們置之於死地。可是壓迫的手段雖然如火如荼，而適合於大眾所要求的真理，終究如水銀一樣，無孔不入，所以羅馬終於基督化了。後來教士們握了威權，這慘酷的紀念地方，當然不許人再用，所以現在變成殘跡了。』

走出圓劇場的外面，心氣不覺一爽；覺得壓迫和犧牲，終究是後者的勝利。

羅馬到處都有斷牆殘階，到處都表示着牠有過榮華的舊夢。其中有一座完整的舊時的建築，便是龐德翁（即萬神堂）。牠是紀元後一百二十年到一百三十年之間的建築物，那時基督教還在被壓迫之中，牠是用來祭祀羅馬諸神。羅馬人本是長於建築，而這堂更是他們的精粹。四圍十六個石柱，戴着一個圓頂，就像一隻覆下的飯碗。內部的空間，高和寬都是一百四十二尺。頂上開一個圓口，直徑二十八尺，內部的光綫完全由這兒進來。人立在地下，從圓洞望到青天，彷彿牠是天的眼睛。現在牠已是基督教的寺院，也是歷代皇室的墓地。

我們走向歸路的時候，看見許多工人，在廢墟中發掘磚石，據說是自出首相墨索里尼的命令，自從他做首相以後，羅馬在大興土木。八叔對我說道：『墨索里尼好一個夢想家啊！他想做凱撒第二；復興他的羅馬，握世界的牛耳。可惜意大利太窮了，自己的壯丁，都流落到美國，到巴西，到法國去尋工作。國內多山而又少煤，農工兩項，都不能使他稱意。他現在極力向國民打嗎啡針，叫他們勇敢，叫他們愛國；但今日的世界，是不是一批餓鬼，敲

幾下雄壯的軍鼓，唱幾聲熱烈的軍歌，就可以叫世人屈服呢？這法西斯蒂大將的英雄夢，看他怎樣實現罷！」

當我們走過王宮的前面，大批的捧喝黨人，正在熱烈地唱着；離開他們的隊伍不遠，也有大批的工人，正在用力地掘着。這過去死了的羅馬，也得扶起來壯壯新羅馬的行色罷？

維也納

我們辭別了古都羅馬，坐火車經過了阿爾卑斯山的尾巴，到了中歐文化重心的維也納。

起初我以為維也納不知怎樣的凋零，因為奧國自歐戰結束，國土七零八落，只賸了七分之一。可是當身子已插在牠的街上，到處浮着歌聲和舞曲，才覺得牠仍舊是很繁華。牠的位置是在多瑙河的西岸；多瑙河源出阿爾卑斯山的北麓，沿岸蒼松翠柏，森林之美，為世界冠。而多瑙河匯合山巔的雪水，林間的清泉，綠波蕩漾，經流維也納的城邊。哈

布斯布爾克家（革命前奧國帝室）六百餘年顯赫的帝業，就在這城中發揚。多少王公貴族，雅士文人，在這兒築室園園，享盡風流韻事。所以這兒建築的華麗，庭院的幽妙，可和牠比並的只有巴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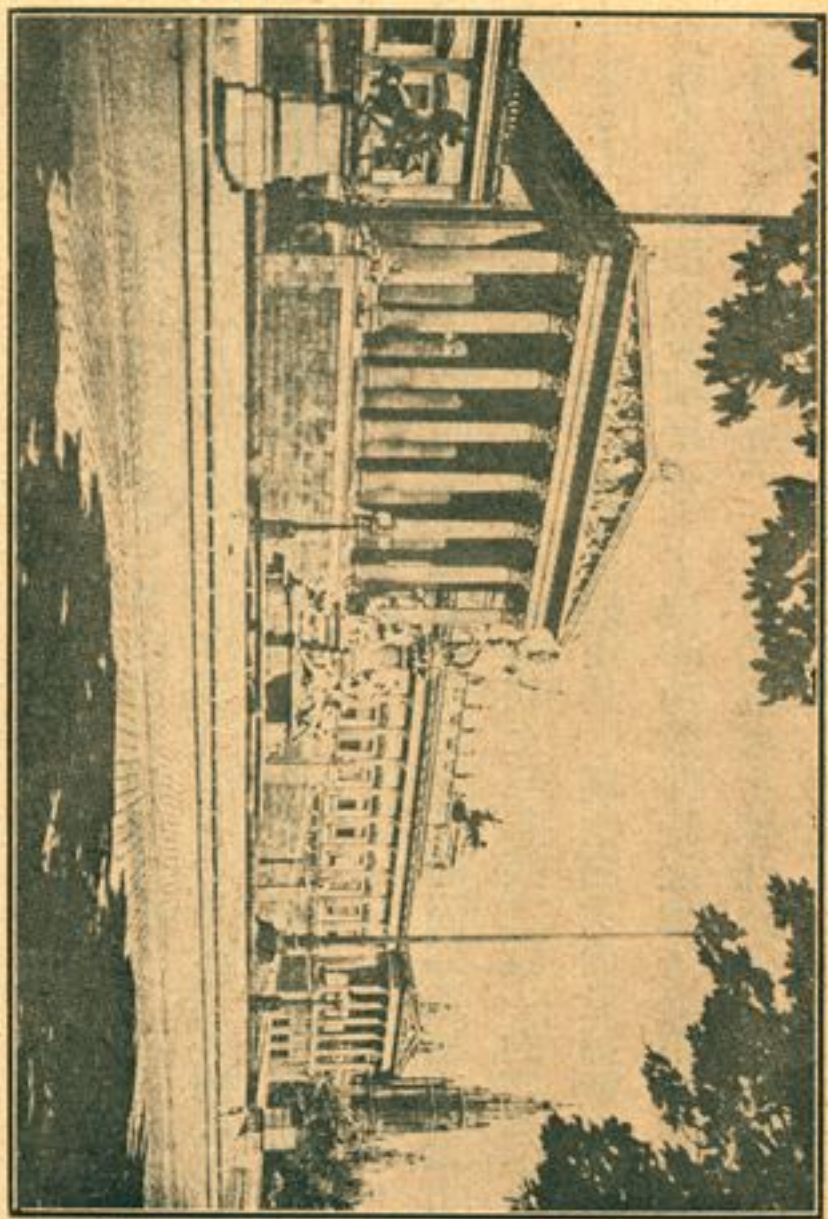
而這兒也便真和巴黎一樣，是一個享樂之都。咖啡店到處都是，雖在戰後經濟困乏的今日，也還有一千一百五十多家。我們一走進裏面，看那些滿座的客人，面前擺着咖啡或啤酒、葡萄酒、糖果之類；他們并不怎樣注意飲食，不慌不忙，優哉游哉。有的拿了報看，有的和朋友攀談，有的拿了紙筆似寫非寫，有的婦女們拿了絨線帶談笑帶編織。也有的牽了一個相識或不相識的男人或女人，和着婉轉清脆的歌曲，在光滑的地面作一回舞蹈。看他們的神氣，到這兒來不是爲了喉嚨乾燥，而是爲了悠然自得地消磨時光。

維也納的享樂品中最好的是牠的音樂。跳舞廳、酒菜館、公園、咖啡店，裏面所有的音樂，已使人神迷。至於國立劇院（以前的皇家劇院）的歌劇，更能引誘歐美各國的藝人，到這兒來流連忘返。市立公園的中央，有許多音樂家的墳墓；市的一端，有許多音樂家的銅像，可知他們對於音樂的尊崇和嗜好了。

還有維也納的圓舞，也有和牠的圓舞曲一樣有名。我們走進一家跳舞場，只見裏面跳的人，隨着那悠長的歌曲，迴旋着身子一圈又一圈又一圈，以至於無數圈，我們旁邊看的人，眼睛都花了。

維也納最繁盛的地方叫做圓街，這一條街寬一百八十餘尺，長七里半。街上分爲七道，正中央是散步道，散步道的左右兩旁是電車道，再兩旁是馬車道，再兩旁是人行道。街上栽種佳木，高樓大廈，連綿不斷。舊日的王宮、國會、官署、銀行、國立劇院、聖斯特芬教堂等大建築，都在這裏面。

八叔說這圓街原是維也納的城壁，以前造得非常堅固。因爲這地方恰當東歐入西歐的孔道，西歐人所借以防禦東方民族（蒙古族、土耳其族之類）的門戶有三，一是波蘭的瓦薩，一是意大利的威尼斯，而這維也納便是中樞。牠幾次能免掉蹂躪，全賴這城壁的保護。但自從火藥發明以來，城壁便失了牠的功效。同時這地方是東西交通的中心，商業一天天發達，於是於一千八百五十七年，才把城壁折掉，闢爲環狀的街市。附近許多空地，一部給變賣金錢，拿來營造公園、官廳、大學、博物館、劇場等。而城外的新市，因爲少了城



奧地利國會

壁的隔闕，也更繁盛了。這次歐戰後奧國的損失雖然極大，然維也納仍舊是維也納，仍舊保存有一百八十幾萬人口，佔牠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，有羅馬的差不多兩倍。而且其中百分之十五，是會經商的猶太人，他們有方法使各地的金錢流到這兒來。現在牠雖不是歐洲的政治重心，卻還是商業之都，工業之都，藝術之都。

市內的舊王宮，聳立於市的中央。牠的著名不是因為牠的美麗，而是因為牠的宏大。外面有女帝瑪利亞德勒薩的銅像，她仍舊那麼威嚴，全不知她家的鴻運，已逐多惱河的水波東逝。王宮的附近有博物館、歷史博物館、美術館等，美術館裏面，收藏埃及的東西不少。聖斯特芬教堂也就在旁邊，牠那四百七十餘尺的高塔，在全市中最爲出色。

維也納的風景最好是從郊外看，牠除東面是由多惱河繞着以外，其餘三面，都是蒼翠的森林，牠便像大森林的綠蔭中的一朵鮮花。

西恩布倫離宮便在郊外的林間。我們走到那離宮的院子裏面，地面敷的雪白的砂石，中央一帶花壇，花壇的中間圍着一個噴水池，裏面有石刻的女神海倫。砂石的兩邊便是綠林，橡樹和楓樹，高約四十尺，排列得整然有序。宮殿的規模很大，有一千四百十一間

房間西南的一角，據說是拿破崙和他的愛人瑪利（奧國公主）在這兒住過三月，是我戎馬倥傯的生活中最幸福的時候。其後拿破崙的愛兒羅馬王，也和囚人一樣，閉死在這地方。一千八百十四年，在這兒開維也納會議，集歐洲的政治家於一堂，真所謂風雲際會。而當時梅特涅首相，絞盡了他的心血，以謀全歐對革命的壓迫，採取同一的陣綫，而結成所謂「神聖同盟」。曾幾何時，民主政治出現了在各國，神聖同盟的本營奧京，現在也革去王政了。

歸途中八叔遇見了一位中國朋友，他是從前法國的勤工儉學生，這次相逢，實出於意外。他邀我們到他寓所去玩。那是一個大的市營住宅，大約可住四萬人家，是租給勞動者居住。他因為經濟困難，加入了這兒的磁器工廠，所以也得在這兒租了兩間房間。裏面設備很完全，有廚房，有盥洗所，有自來火，自來水，而一個月的租金，祇不過三塊四五角。此外還有浴室、圖書室、幼稚園、影戲館，也都包在這房租之內。而最近景況不佳，許多失業的人，簡直不付房租了。八叔問道：「那麼政府許可他們這樣辦嗎？」他緩緩地答道：「這是一種反動的現象，以前帝政的時候，維也納是貴族的天國，貴族多半是大房東，他們對租

金苛刻非常，現在維也納市是社會民主黨人得勢，他們爲謀民衆的擁護，竭力替貧民謀利益，所以市政府便有這種便於工人租房子的法律了。』

貴族天國的維也納，一變而成爲貧民的天國了；無怪乎奧國雖在基督教社會黨統率之下，而社會民主黨的勢力，仍能佔有維也納這一角。

柏林

從維也納坐火車往西北走，經過了舊日的奧領而現已獨立了的捷克斯拉夫國，便到了德國的境內。起初所見的大抵是叢密的森林，到後來漸多牛羊牧畜，和油綠的田野，最後便是煙囪林立，屋宇櫛比的柏林了。

柏林在德國的中央，許多的鐵軌從這兒出發，假如看牠的從飛機上拍的照片，牠那些向四方放射的鐵軌，就像一隻車輪。流過柏林城正中央的史普里河，雖是那樣小小的一條帶，但由牠一方也可牽到易北河，一方也可以牽到荷得河，所以柏林成了全國水陸交通的中心。

初到柏林還以為不是德國的首都，因為這兒人們的服飾是這麼古樸，房屋的構造是這麼古樸，商店的陳設也是這麼古樸。但當我們在裏面停了幾日之後，又覺得牠確是歐洲的大都，祇不過另是一種風格罷了。

全市除特殊的建築以外，大抵是五層洋房，整齊劃一，不爭奇異。街道是特別清潔，行人是特別肅靜，一切的事物，沒有一種足以擾你的耳目，亂你的方寸。人說巴黎是美人的金屋，羅馬是雄主的故宮，而柏林是學者的書齋。的確，這兒很像一個沈默枯燥的學者的書齋。

據說柏林最近已增到四百二十萬的住民，差不多快要趕上倫敦。大戰之後，本來只賸一百八十多萬，但因復興德國的手段唯有復興工商業，而柏林正是工商業的重心，所以不多幾時，便勃然大盛了。

市的中央部，有舊皇宮、中央教堂、新舊博物館、美術館和其他主要的建築。由此向西，便是那最有名的溫特敦林敦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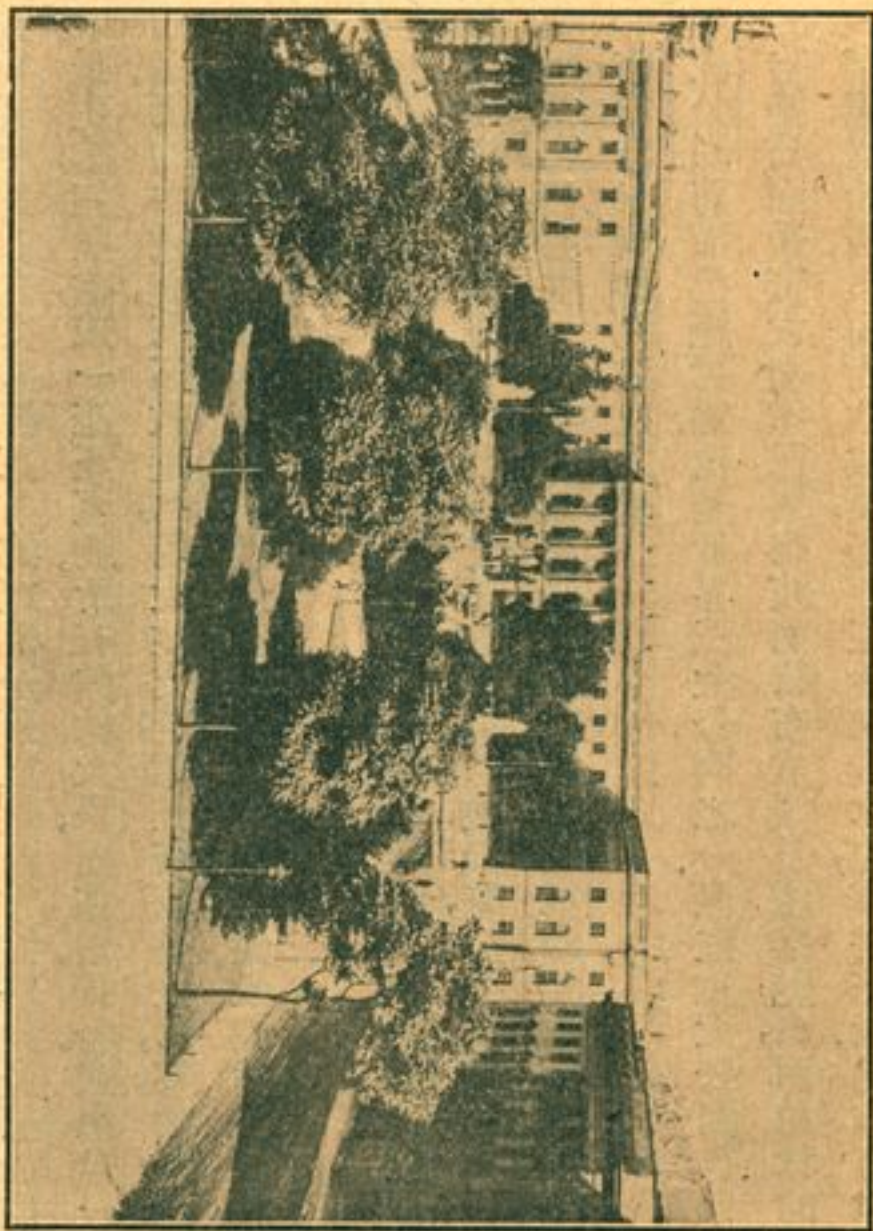
溫特敦林敦街原文的意義，便是菩提樹下的路。這街寬一百九十八尺，分爲五道：最

外兩條是人行道，裏面兩條是車道，正中央是人的遊息道。這遊息道栽着兩行菩提樹，影婆娑，人行其中，悠然自得。這街東方的起點是舊皇宮，西方的終點是茄加敦公園的凱旋門，其中長度約三里半，成一條正直綫。所有柏林大學、圖書館、劇場、威廉第一的宮殿，都在牠的兩旁。街的中段有布郎敦堡門，用大柱支着；那五條車馬人道，都由門下通過。上面刻着四頭并行的龍馬，背後拖着車輿，與上有勝利之神的巨像。八叔說這像曾被拿破崙取往法國，隔了七年之後，才又奪回。

由凱旋門進去，便是茄加敦公園。公園中有一條凱旋道，接連着溫特敦林敦街，和牠成一直綫。凱旋道的兩旁，有許多普魯士王的石像，白像綠蔭，配合甚美。

從凱旋道再西行，便有古魯夫爾斯丹大街，牠隨着柏林的勃興而日臻榮華；現在柏林的中心市場，有日漸移到這兒之勢。

茄加敦公園前面已經說過，牠是世界三大公園之一。但這三大公園也自各有其特色：倫敦的哈特公園是宏大曠遠，巴黎的波阿特布盧紐是灑落艷麗，而柏林的茄加敦公園是閑雅幽邃。這公園裏面老樹枝橫，青苔徑滑，鳥嘯水流，草香花薰，處處有尊嚴的石像，



柏林大學

而俾士麥克的像更是有有一種睥睨一切的氣度。園的北方，有普法戰爭的紀念牌；而今雖時移勢異，牠仍保守那以往勝利的記載。

舊皇宮的附近有柏林大學，這是世界最高的學府；裏面有學生一萬，教授五百。其中醫科大學，尤爲有名。此外哲學、理學，都是有最高的威權。所以法文是世界政治上通用的文字，英文是商業上通用的文字，而德文便是學術上通用的文字。最近受希特勒獨裁政治的影響，教授不能自由講學，柏林大學因之減色不少。

當我們坐在菜館裏面，看那些來來去去穿着粗糙衣服的客人，他們大概都是說着粗糙的德國話；這兒不和巴黎或紐約那樣，很少外國的旅客。他們的飲食也很粗糙，但他們德國人卻並不感覺缺陷，吃幾塊馬鈴薯，便又將啤酒像水一樣地往肚裏倒。八叔笑笑着地向我說道：『你看他們的一舉一動，到處還留着原始森林人的粗野。森林是德國人的故鄉，他們始終還存留那種簡易素樸的習慣，孤獨冥想的性格。他們沒有像法國人那樣，對理智成了冷血兒；也沒有像英國人那樣，對實際成了打算家。他們多早便生活於紛亂擾攘的政治環境中間，久經苛政戰亂，他已對物質的享受，不能多有希求，故常在理想中

追索。所以近世紀以來的大哲學家，都是出於德國。法國有個思想家福祿特爾，曾說過這樣的話：「法國人支配陸地，英國人支配海上，德國人支配雲間。」德國人確實不大注重眼前的實際，但他們卻誠誠實實不顧利害地注重到久遠的地方。可惜他們國內，不該出了一批野心家，爲了自己個人的英雄夢，斷送許多良好的頭顱於戰場。不然，他們貢獻於世界文化上，成績將更多多了。」

回到我們空曠的旅館，望着那比巴黎、紐約不知要大幾倍的房間，覺得這也是森林人的表現。裏面的陳設全然說不上華麗，但無論桌椅床櫈，都很寬大而厚重；隨便怎樣坐，隨便怎樣睡，全用不着經心。在這種適意的地方，身子不容易感覺疲勞。正當我盼望着有人來到燈下長談的時候，門外果然有輕叩的聲音；我剛把門拉開，人已跳進屋中了。

來者是柏林大學的學生張賈銘兄，昨晚八叔發了封信給他，他特地跑來的。他是我們很遠的親戚，和八叔還有師生的關係。他很活潑地向八叔行了禮，便一把捉住我道：『來！小弟！你告訴我！你走過的地方，巴黎怎麼樣？羅馬怎麼樣？柏林又怎麼樣？……說！你快說！』我心裏在想：他這樣不管人家三七二十一，只管自己愛說，這又是受了森林人的影

響。

他第二次又催促我的時候，我便吞吞吐吐地亂說了幾句，我說：『巴黎像一個花園，蝴蝶滿飛的花園；羅馬像一堆鹽橄欖，要細細地嚼才有回味；柏林像長江河裏的鯉魚，牠又冷靜，又健旺，又跑得遠。』他聽了拍手大笑，八叔也跟着笑了。

後來他安靜地歸了坐位，八叔便問他柏林的近況怎樣。我想這報了我剛才的仇了，含笑地望着他。他現在卻又嚴肅起來，手之舞之地大說其所見。

他說道：『現在的柏林誰都知道牠是希特勒的治下，希特勒的威風，在德國可還了得！他所組織的國家社會黨，就是所謂法西斯蒂，開始只有六個黨人，可是經過了十二年之後的現在，已經有一千四百萬黨人了。退伍的軍人，失業的農工，就和狂潮一樣，湧入他的隊伍裏面。每到他們黨裏集會的時候，那些穿黨制服的黃衣服黑領結的人，一來就是十萬二十萬。一座很冷靜的都市，忽然間變了一隻蜂窩。蜂窩，真是些黃蜂！遇見了共產黨人或社會民主黨人，真的便會刺呢！他們唱着熱烈的愛國歌，唱着對希特勒的讚美歌；他們看希特勒不啻是活耶穌，活天堂，水深火熱，惟希特勒的命令是聽，再不計較真實的艱

難困苦。」

八叔接着問道：「希特勒怎麼有這麼大的神功呢？」

只見張賈銘兄又答道：「這並不是希特勒的神功，而是列強的壓迫。歐戰以後，德國割了那些地方，賠了那些馬克，還又限制牠的兵力，阻撓牠的工業，牠幾乎不成其為國家。人民忍飢忍痛，負擔那負擔不了的負擔。結果對列強生了憎惡，對以前的政治外交，生了反感。而希特勒適逢其會，大唱其狹義的愛國主義，民族主義，便大受一班人的歡迎。所以希特勒是一個最幸運的風雲兒。不過牠現在很引起列強的嫉視，將來總不免和希特勒所計劃的一樣，要再流一次大血。但這次的流血是不是會比前次歐洲大戰更有代價呢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」他驀地看了一下手錶，時間已過十點半，想來他有睡不過遲的習慣，說了聲「再會！」拿了帽子往門外走了。

我們因為沒有時間，第二天和這個有趣的人，只作過半日的暢遊。

莫斯科

從柏林往莫斯科的途中，要經過德國北部的平原，又經過波蘭國的平原，再又經過俄羅斯大平原的一半，然後才得到目的地。在這單調空闊的長途中，心裏的不安和疑懼，沒一個排散處。想起當日拿破崙提數十萬大軍，長驅直入俄都，而到了那兒卻是一片荒涼，找不出一塊麪包，一杯牛乳，因而全軍凍餒倒斃；我便覺得莫斯科像一個黑黝黝的古洞，神祕不可測量。又想起平日聽到的關於赤俄的傳說，說他們是如何殘酷，如何橫暴；我又覺得莫斯科像一個紅色的肉林，恐怖到不可走近。然而火車不管人心上事，牠還和平常一樣疾行，到了該停的時候，便「嗚……」的一聲停了。

車站上已經有一個中國朋友在等候，因為八叔雖曾漫遊過世界各大都，卻不曾來過莫斯科，所以預先請人招待。這位朋友叫做鄭无我，他來莫斯科還在革命以前。他見了我們非常的熱烈，跟在他後面的一位俄羅斯小朋友，也來握我們的手。這一來引起了我滿懷的熱情，原來的恐怖，不知飛到那兒去了。鄭伯伯問八叔愛住旅館還是去住他家裏，八叔很客氣地謝他，說還是住旅館便些。車站的前面是這般的古樸，這古樸遠在柏林之上，在西歐看來，簡直是鄉下。這兒既沒有可雇的馬車，更說不上汽車，我們只好沿路走去。

起初停在一個旅館前面，鄭伯伯去問了一下，說是沒有房間；再到第二家第三家，也都一樣的回答。八叔便帶笑地問道：『他們是不是拒絕我們中國人呢？』祇聽鄭伯伯一聲大笑，他說：『那裏的話！這兒還有甚麼人種國家的差別？不過是真的缺少房間罷了。因為以前這兒只有一百多萬人，現在加到了兩百四十幾萬，雖然五年計劃以來，造了不少的新屋，究竟趕不上人口的增加；而且以前勞工們是擠在陰暗不堪的屋角，現在都分得了明亮的房間，所以房子更不彀分配了。我看你們如不嫌擠的話，還是去住我們家裏。因為你們既不是勞動階級，就找到了旅館也會特別貴；這裏旅館裏剝削外國的資產階級的客人，每年可得一百多萬美金，用在一樁很好的建築事業上面。』八叔同意了他的話，就向他家裏走去。

他指給我們看一棟很堅固的三層樓洋房，說那是他們的家。進了門時，裏面還有很美的花園，我心裏想：「他才闊氣哩！」但他不把我們帶進樓下的客堂，卻一直走到三層樓上，到一間房間前開了門說：『快進來休息罷，走的太多了！』裏面有一位俄國太太，他說那是他夫人，還有一位六七歲的女孩，和來接我們的那位少年，都是他的兒女。他的太

太拿出一些茶果，雖不懂得話，卻是一團笑容。

他告訴我們這兒都是共同生活，這一座房子本來是從前一個貴族的家，現在改爲勞動者的住宅；每家有一間大的房間和一間浴室，一間廚房。房錢很少，像他一樣革命時盡過力的，簡直就沒有甚麼租金。這樓下有公共食堂，每人帶了飯票可以去拿飯吃，菜蔬誰都一樣，價錢非常便宜。但若你高興的時候，也可自己家裏做。隨即見他和他的夫人說了幾句，他夫人便往外走，據說是去豫備晚飯。

他拿了一張新的莫斯科地圖給我們看，莫斯科城還和八叔帶來的舊地圖一樣，大部分是在莫斯科河的北岸，不過近來日更發達，面積比以前大了。莫斯科河在城南彎了幾大彎，便緩緩地流入俄國第一大川窩瓦河去。城以河邊的克列姆林宮爲中心，由這兒造成許多放射狀的街路，和許多圓街路。郊外更有許多放射狀的鐵道，以通達於四方。所以莫斯科是俄國的商業中心，工業中心，因爲牠是交通的中心。又因爲牠有着多量的工人，所以也是革命的中心。

接着鄭伯伯告訴我們革命當時的苦况，革命者和軍隊怎樣苦鬪，怎樣各地斷絕運

送，這兒成了絕食的餓鄉，怎樣反革命者的百端破壞，怎樣房屋缺乏，同志十幾個人擠在一間。他捲起袖子叫我們看他的傷疤，笑笑地說道：『現在一切的恐怖都成了過去的殘痕，大家都得了他分內該有的義務和享受；現在這兒的人所追求的，已超出了這本地以外，而是世界的安樂了。』

我們大家擠着睡了一夜，第二天鄭伯伯便帶我們去看克列姆林舊宮。牠現在已經是新政府的所在地，警衛得非常森嚴。牠的形式像一個城砦，原來牠是在多亂的地方，以往就是俄人避難的堡壘，所以一直保存着那宜於防守的式樣。周圍有一道堅牆，高六十尺，長七千二百八十尺，有六個大門和十八個塔，現在只有一個門開着。裏面因為是政府人員辦公的地方，平常沒有職務的人，不能進去看，所以我們只在門外徘徊一會，祇見幾個衣冠不整的鄉下人，從那兒走了出來，據說那是農民的代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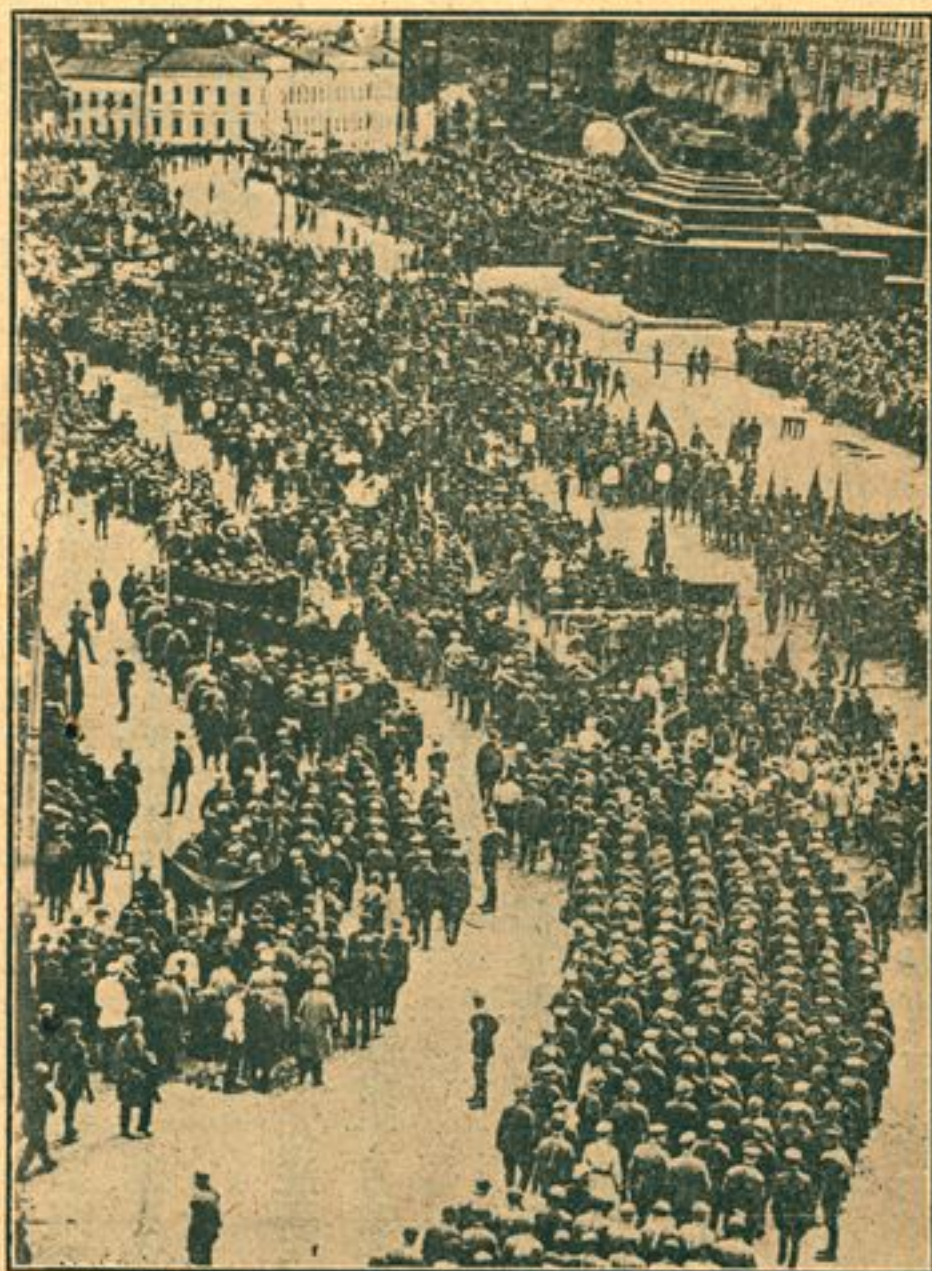
克列姆林的牆外便是列寧的墳墓，起初我以為牠不知怎樣巍峨，不料牠僅僅是一塊方方的低低的建築。每天從兩點鐘到四點鐘，可以任人參觀。我們來的時候，門口已經有一列長陣，都是候着進去的。進了墓門，踏着磁磚砌成的石階，走下墓道，裏面便有一間

大的房間，全都是紅色的大理石造成，中央大的大理石臺上，放着棺材；下面是銅製，上面有玻璃罩。列寧睡在裏面，黃黃的皮膚褐色的毛，都和生人一樣，只是眼睛緊閉，表示他已長期休息，不能再爲人類活動。來看的人絡繹不絕，但誰也不出一點聲息，說不定都和我一樣，熱情塞住了喉管。

列寧墓的前面，是一塊大的空坪，這是有名的「紅場」。帝俄時代，在這場上不知流過了多少革命志士的熱血。鄭伯伯說現在每年的五月一日勞動節和十月革命節，都在這兒開會。那時人山人海的歡呼，或可給死者幾分安慰罷。

我們坐電車去參觀一個小學，莫斯科的電車真是一個奇觀。一個停車場至少有幾十人在候着，車子到了的時候，就奮勇從後面的門擠上；到了要下車的時候，又得擠到車箱的前面，要從前面的門才可下來。鄭伯伯說莫斯科街上只有這一種代步的東西，所以是如此擁擠。

我們到了那小學校，校舍也是以前貴族的邸第，裏面有很好的庭園樹木。鄭伯伯說蘇俄的小孩八歲起進小學，八歲以前進幼稚園或兒童市。小學裏一共是七年，初年級比



列寧墓前大紅場

較多些時間在課堂，高年級差不多有半天去工場作工。他們選擇科目或進工場勞動，都由他們自願；他們沒有考試也沒有畢業文憑，但他們自己有競爭的方法，所以智識和技能，都是很優秀。他們五天一休息，平常每日午後都有集會，要到晚上九點鐘，才可回家休息。

接着我們去看了託兒所，裏面最多是四歲以下的小孩。他們都因為母親要到工廠裏工作，所以白天寄在此地。這些小孩從出生便習慣了公共生活，知道怎樣才可使公共幸福，將來他們組織的社會，一定是更有生趣。

我們又參觀了幾處工廠，工人也是五天一回休息，不過工廠并不停工，因為他們是輪流來的。他們每日工作七小時，自動地組織能率競賽：有時是一組和他組賽，有時是一個工廠和他工廠賽。工人們的或勤或惰，用不着工廠管理員的調查，全由工人們自己處置。他們把那偷懶的工人的姓名，寫在一個大家看得見的地方，便發把那人懲罰。

我們走過許多街道，街上全沒有華麗的陳設，更沒有華麗的女人。她們全都穿得很素樸，而身段又都很矯健。所有的人都很自然，很活潑，很天真。關於無謂的儀節，虛偽的客

套，我覺得我已學得太多；而關於怎樣認識自己和社會的關係，怎樣認識自己的義務而負責去做，我又覺得我知道得太少太少了。

這兒的事我甚麼都不知道，像以前所見過的美國、英國、法國、德國，他們強盛侵略，富足奢華，失業擾亂，這些我都可以知道幾分。但這兒，看去很像貧乏破舊，而每人都很滿足；看去很像放任自由，而處處都有約束；小學的兒童會自動地研究和勞作，工廠的工人會自動地爭着製造，甚至於像鄭伯伯所說的農工會監督政治，官吏要受羣衆的制裁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是莫名其妙。總算我環繞世界一週，到最後看到了一個奇觀。

我們停留於莫斯科的時間，分外地急促匆忙；當我們的火車離開車站時，站上鄭伯伯的兒女，還在把剛學會的「哥哥哥哥！」狂叫。

歸國

火車走在西伯利亞的曠野中，滿目衰草寒鴉，已毅耐了深秋的涼意；尤其繞道黑龍江外時，更使人起無窮的秋思。中東鐵道正在弄着糾纏，我們的入滿又須另請護照，爲免

了許多麻煩，便不取道東北。已經挨近了的祖國同胞，祇爲了一個淪亡的隱恨，相望而不能相卽。耳鼓裏不時有着「澎澎」的響聲，不知是黑龍江裏的浪濤，還是長林中的獸吼，或還是殘暴獸兵的放槍？一撒手便是三千萬同胞任人魚肉，便不思量，也自斷腸。

從海參崴直往西南航行，船已靠着了上海埠上；這回才算是到了祖國，到了故鄉。岸上的洋樓伸入天心，魚貫的汽車塵土飛揚，啊，我光榮的祖國，你還不弱於倫敦、巴黎！再看洋樓上洋文字標寫的名稱，和江心嵯峨的兵艦上的旗幟，以及汽車中的金髮美人；這如何還是中華？這分明和歐美一樣！只是船頭大的鐵箱底下，有襁褓的腳夫在爬；街上大的貨車後面，有襁褓的腳夫在推；也有襁褓的人在拾人的煙屑，也有襁褓的人在向人叩頭；他們的人數是這般多而又多，他們的臉是這般黃而又黃，這地方又確像祖國無疑。我在街上來往徘徊，不禁悲從中來：祖國唯一明星的上海，牠是像朔晦時的月球一樣，把黑的陰影的一面朝着中華，而把光芒射到歐美的遠方！我們有了上海，更多一些黑夜，而歐美人有了上海，更多一些輝煌。所以街上歐美人的汽車叫得響而又響，金髮美人身上的脂粉，塗得香而又香！這些我所見的現象，如何去給我關心世事的祖母去講？久遊歸來，如

何去走近我祖母的病床？但世界沒有一國像中華一樣，擁着有四萬萬人民。四萬萬人民，這聲音多麼的響亮！一切的事業是人力築成，我們有源源而來新國民，年富力壯的新四萬萬人民，這不是很有希望的嗎？我存了這希望，陳述給祖母聽時，也將有勇氣了。

民國廿四年六月發行
民國三十年一月三版

初中學生
外國十大名城遊記（全一冊）

◎

實價、國幣五角

（郵運匯費另加）



編者 黃九如

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路錫三

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
上海澳門路

總發行處 昆明中華書局

分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



台北科技大學圖書館



3108425

標商冊註



(30)
(8663)
0.50